明史

五八

明史卷二百十四　列傳第一百二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博 子俊民　馬森

劉體乾　王廷 毛愷

葛守禮　靳學顏 弟學曾

楊博字惟約蒲州人父瞻御史終四州僉事博登嘉靖八年進士除盩厔知縣調長安徵爲兵部武庫主事歷職方郎中大學士翟鑾巡九邊以博自隨所過山川形勢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強弱皆疏記之至肅州屬番數

百遮道邀賞鑾慮來者益衆不能給博請鑾盛儀衛集諸番轅門外數以天子宰相至不悉衆遠迎將縛以屬吏諸番羅拜請罪乃稍賚其先至者餘皆懼不復來鑾還薦博可屬大事吉囊俺答歲盜邊尚書張瓚一切倚辦博帝或中夜降手詔博隨事條答悉稱旨毛伯溫代瓚博當遷特奏留之已遷山東提學副使轉督糧參政二十五年超拜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大興屯利請募民墾田永不征租又以暇修築肅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諸渠初罕東屬番避土魯番亂遷肅州境上時與居民戕殺監生李時暘以

爲言事下守臣博爲築金墖白城七堡召其長令率屬徙居之諸番徙七百餘帳州境爲之肅清總兵官王繼祖却寇永昌鎮羌參將蔡勲等戰鎮番山丹三告捷斬首百四十餘級進博右副都御史以母憂歸仇鸞鎮甘肅總督曾銑劾之詔逮治博亦發其貪罔三十事鸞拜大將軍數毀之帝不聽服闋鸞已誅召拜兵部右侍郎轉左經畧薊州保定初俺答薄都城由潮河川入議者爭請爲備水湍悍不可城博緣水勢建石墩置戍守還督京城九門時因寇警歲七月分兵守陴博曰寇至須鎮靜奈何先事自擾罷其令尋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

博以薊逼京師護畿甸陵寢爲大分布諸將畫地爲防三十三年秋把都兒及打來孫十餘萬騎犯薊鎮攻牆帝憂甚數遣騎偵博博環甲宿古北口城上督總兵官周益昌等力禦帝大喜馳賜緋豸衣犒軍萬金寇攻四晝夜不得入乃并攻孤山口登牆官軍斷一人臄乃退屯虎頭山博募死士夜以火驚其營寇擾亂比明悉去進右都御史廕子錦衣千戶明年打來孫復入益昌擊却之遂擢博兵部尚書錄防秋功加太子少保嚴嵩父子招權利諸司爲所撓博一切格不行嵩恨博會丁父憂去兵部尚書許論罷帝起博代之博未終喪疏辭而

帝以大同右衛圍急改博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博壘緩馳出關未至侍郎江東等以大軍進寇引去時右衛圍六月守將王德戰亡城中芻粟且盡士死守無二心博厚撫卹奏行善後十事以給事中張學顏言留博鎮撫奏蠲被寇租因僉其丁壯爲義勇分隸諸將博以邊人不習車戰寇入輒不支請造偏箱車百輛有警則右衛車東左衛車西使相聲援又以大同牆圯繕治爲急次則塞銀釵驛馬諸嶺以絶窺紫荊路備居庸南山以絶窺陵寢畿甸路修陽神地諸牆塹以絶入山西路乃於大同牛心山諸處築堡九墩臺九十二接左衛高山站

以達鎮城濬大濠二各十八里小濠六十有四五旬訖功賜敕獎賚帝數欲召博還又虞邊以問嵩嵩雅不喜博請令江東署部事俟秋防畢徐議之遂不召秋防訖加太子太保留鎮如故哼素把伶及叛人了都記等數以輕騎寇邊博先後計禽之又數出奇兵襲寇寇稍徙帳因議築故總督翁萬達所創邊牆招還內地民爲寇掠者千六百餘人又請通宣大荒田水利薄其租報可改薊遼總督秋防竣廷議欲召博還吏部尚書吳鵬不可鄭曉署兵部爭之曰博在薊遼則薊遼安在本兵則九邊俱安乃召還加少保帝憂邊甚博每先事爲防帝

脊倚若左右手嘗語閣臣自博入朕每憂邊其語博預
爲謀博上言今九邊薊鎭爲重請敕邊臣逐大同寇使
不得近薊宣大諸將從獨石偵情形預備黃花古北諸
要害使一騎不得入關卽首功也帝是之四十二年十
月寇擁衆窺薊州聲言犯遼陽總督楊選帥師東博檄
止之又手書三往卒不從博拊几曰敗矣急徵兵入援
寇已潰牆子嶺犯通州帝嘆曰庚戌事又見矣諸路兵
先後至命宣大總督江東統文武大臣分守皇城京城
鎭遠侯顧寰以京營兵分布城內外寇解而東躪順義
三河飽掠去援兵不發一矢取道斃及零騎傷殘者報

首功帝怏怏諭博曰賊復飽颺何以懲後遂誅選博懼
及徐階力保持之帝念博前功不罪久之改吏部尚書
隆慶改元請遵遺詔錄建言諸臣死者皆贈卹時方計
羣吏山西人無一被黜者給事中胡應嘉劾博庇其鄉
人博連疏乞休並慰留且斥言者一品滿三考進少傅
兼太子太傅帝將遊南海子博率同列諫御史詹仰庇
以直言罷博爭之屯鹽都御史龎尚鵬被論博議留忤
旨遂謝病歸尚書劉體乾等交章乞留不聽大學士高
拱掌吏部薦博堪本兵詔以吏部尚書理兵部事陳薊
昌戰守方畧謂議者以守牆爲怯言可聽實無少效牆

外邀擊害七利三牆內格鬬利一害九夫因牆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名守實戰也臣爲總督嘗拒打來孫十萬衆以爲當守牆無疑因陳明應援申駐守處京營諭屬夷修內治諸事帝悉從之博魁梧豐碩臨事安閒有識量出入中外四十餘年始終以兵事著六年高拱罷乃改博吏部進少師兼太子太師明年秋疾作三疏乞致仕歸逾年卒贈太傅謚襄毅拱柄國時欲中徐階危禍博造拱力爲解拱亦心動事獲已其後張居正逐拱將周內其罪博毅然爭之及興王大臣獄博與都御史葛守禮詣居正力爲解居正憤曰二公謂我甘心高

公耶博曰非敢然也然非公不能回天會帝命守禮偕
都督朱希孝會訊博陰爲畫計使校尉林大臣改供又
令拱僕雜稠人中令大臣識别茫然莫辨事乃白人以
是稱博長者子俊民字伯章嘉靖四十一年進士除戶
部主事歷禮部郎中隆慶初遷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
歷大僕少卿父博致政侍歸起故官累遷兵部左侍郎
署部事時議搉力克嗣封俊民言欵未可遽罷惟內修
守備而外勒西部使盡還巢申定市額使無濫索而已
議遂定進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十九年還理部事河南
大饑人相食請發銀米各數十萬或議其稽緩因自劾

求罷疏六上不允小人競請開礦俊民爭不得稅使乃四出天下騷然時以咎俊民在事歷三考累加太子太保卒官贈少保後叙東征轉餉功贈少傅兼太子太傅

馬森字孔養懷安人父俊晚得子家人抱之墜殞焉俊紿其妻曰我誤也不之罪踰年而舉森嘉靖十四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太平知府民有兄弟訟者予鏡令照曰若二人老矣忍傷天性乎皆感泣謝去再遷江西按察使有進士嬖外婦而殺妻撫按欲緩其獄森卒抵之法歷左布政使就擢巡撫右副都御史入爲刑部右侍郎改戶部初森在江西薦布政使宋淳淳後撫南贛

以贓敗森坐調大理卿屢駁疑獄與刑部尚書鄭曉都御史周延稱爲三平病歸起南京工部右侍郎改戶部督倉場尋轉左以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遷南京戶部尚書隆慶初改北部是時登極詔書蠲天下田租半太倉歲入少不能副經費而京通二倉積貯無幾森鉤校搜剔條行十餘事又列上錢穀出入之數勸帝節儉帝手詔責令措置森奏祖宗舊制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以八百萬供邊一歲之入足供一歲之用後邊陲多事支費漸繁一變而有客兵之年例再變而有主兵之年例其初止三五十萬耳後漸

增至二百三十餘萬屯田十虧七八鹽法十折四五民運十逋二三悉以年例補之在邊則士馬不多於昔在太倉則輸入不益於前而所費數倍重以詔書蠲除故今日告匱視往歲有加臣前所區畫算及錙銖不過紓目前急而於國之大體民之元氣未暇深慮願廣集衆思令廷臣各陳所見又奏河東四川雲南福建廣東靈州鹽課事宜詔皆如所請帝嘗命中官崔敏發戶部銀六萬市黃金森持不可且言故事御札皆由內閣下無司禮徑傳者事乃止既又命購珠寶森亦力爭不聽三年以母老乞終養賜馳驛歸後屢薦不起森爲考官時

夏言壻出其門欲介之見言謝不往嚴嵩聞而悅之森
亦不附爲徐階所重遂引用之里居贊巡撫龐尚鵬行
一條鞭法鄉人爲立報功祠萬暦八年卒贈太子少保
謚恭敏
劉體乾字子元東安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改
兵科給事中司禮太監鮑忠卒其黨李慶爲其姪鮑恩
等八人乞遷帝已許之以體乾言止錄三人轉左給事
中帝以財用絀詔廷臣集議多請追宿逋增賦額體乾
獨上奏曰蘇軾有言豐財之道惟在去其害財者今之
害最大者有二冗吏冗費是也歷代官制漢七千五百

員唐萬八千員宋極冗至三萬四千員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職已逾八萬合文職蓋十萬餘今邊功陞授勳貴傳請曹局添設大臣恩廕加以廠衞監局勇士匠人之屬歲增月益不可悉舉多一官則多一官之費請嚴敕諸曹清革冗濫減俸將不貲又聞光祿庫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積至八十萬自二十一年以後供億日增餘藏頓盡進御果蔬初無定額止𥂕內監片紙如數供御乾沒狠籍輒轉鬻市人其他諸曹侵盜尤多宜著爲令典歲終使科道臣會計之以清冗費二冗旣革國計自裕舍是而督逋增賦是揚湯止沸也於是部議請汰

各監局人匠從之累官通政使遷刑部右侍郎改戸部左侍郎總督倉場隆慶初進南京戸部尚書南畿湖廣江西銀布絹米積逋二百六十餘萬鳳陽園陵九衛官軍四萬而倉粟無一月儲體乾再疏請責成有司又條上六事皆報可馬森去召改北部詔取太倉銀三十萬兩體乾言太倉銀所存三百七十萬耳而九邊年例二百七十六萬有奇在京軍糧商價百有餘萬薊州大同諸鎮例外奏乞不與焉若復取以上供經費安辦帝不聽體乾復奏今國計絀乏大小臣工所共知即存庫之數乃近遣御史所搜括明歲則無策矣今盡以供無益

費萬一變起倉卒如國計何於是給事中李已楊一魁
龍光御史劉思問蘇士潤賀一桂傅孟春交章乞如體
乾言閣臣李春芳等皆上疏請乃命止進十萬兩又奏
太和山香稅宜如泰山例有司董之毋屬內臣忤旨奪
俸半年帝嘗問九邊軍餉太倉歲發及四方解納之數
體乾奏祖宗朝止遼東大同宣府延綏四鎮繼以寧夏
甘肅薊州又繼以固原山西今密雲昌平永平易州俱
列戍矣各鎮防守有主兵其後增召募增客兵而坐食
愈衆各鎮芻餉有屯田其後加民糧加鹽課加京運而
橫費滋多因列上隆慶以來歲發之數又奏國家歲入

不足供所出而額外陳乞者多請以內外一切經費應存革者刊勒成書報可詔市緜二萬五千斤體乾請俟湖州貢帝不從趣之急給事中李已言三月非用緜時不宜重擾商戶體乾亦復爭乃命止進萬斤踰年詔趣進金花銀且購猫睛祖母綠諸異寶已上書力諫體乾請從已言不納內承運庫以白劄索部帑十萬體乾執奏給事中劉繼文亦言白劄非體帝報有旨竟取之體乾又乞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爲中官崔敏所格不得請是時內供已多數下部取太倉銀又趣市珍珠黃綠玉諸物體乾清勁有執每疏爭積忤帝意竟奪官給事

中光懋御史淩琯等交章請留不聽神宗卽位起南京兵部尚書奏言留都根本重地故額軍九萬馬五千餘匹今軍止二萬二千馬僅及半單弱足慮宜選諸衞餘丁隨伍操練發貯庫草場銀買馬又條上防守四事竝從之萬曆二年致仕卒贈太子少保

王廷字子正南充人嘉靖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御史疏劾吏部尚書汪鋐謫亳州判官歷蘇州知府有政聲累遷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三十九年轉南京戶部右侍郎總督糧儲南京督儲自成化後皆以都御史領之至嘉靖二十六年始命戶部侍郎兼理及振武營

軍亂言者請復舊制遂以副都御史章煥專領而改廷
南京刑部未上復改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總督
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倭亂未靖廷建議以江南屬鎮
守總兵官專駐吳淞江北屬分守副總兵專駐狼山遂
爲定制淮安大饑與巡按御史朱綱奏留商稅饟軍被
詔切讓給事中李邦義因劾廷拘滯吏部尚書嚴訥爲
廷辨始解轉左侍郎還理部事以通州禦倭功加俸二
級遷南京禮部尚書召爲左都御史奏行慎選授重分
巡謹刑獄端表率嚴檢束公舉劾六事隆慶元年六月
京師雨潦壞廬舍命廷督御史分行振恤會朝覲天下

官廷請嚴禁餽遺酌道里費以儆官邪蘇民力帝謁諸
陵詔廷同英國公張溶居守中官許義挾刃脅人財爲
巡城御史李學道所笞羣璫伺學道早朝邀擊之左掖
門外廷上其狀論戍有差御史齊康爲高拱劾徐階廷
言康懷奸黨邪不重懲無以定國是帝爲謫康諭留階
拱遂引疾去而給事中張齊者嘗行邊受賈人金事稍
泄陰求階子璠居間璠謝不見齊恨遂摭康疏語復論
階階亦引疾去廷因發齊奸利事言齊前奉命賞軍宣
大納鹽商楊四和數千金爲言恤邊商革餘鹽數事爲
大學士階所格四和抵齊取賄蹤跡頗露齊懼得罪乃

借攻階冀自掩遂下齊詔獄刑部尚書毛愷當齊戍詔釋爲民拱起再相廷恐其修郤而愷亦階所引遂先後乞休以避之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樸訟齊事謂廷愷阿階意羅織不辜刑部尚書劉自強覆奏齊所坐無實廷愷屈法徇私詔奪愷職廷斥爲民宥齊補通州判官萬曆初齊以不謹罷愷已前卒浙江巡按御史謝廷傑訟愷狷潔有古人風坐按張齊奪官令齊已黜足知愷守正詔復愷官於是巡撫四川都御史曾省吾言廷守蘇州時人比之趙淸獻直節勁氣始終無改宜如毛愷例復官詔以故官致仕十六年給夫廩如制仍以高年

特賜存問明年卒諡恭節毛愷字達和江山人嘉靖十四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坐論洗馬鄒守益不當投散地爲執政所惡謫寧國推官歷刑部尚書太監李芳驟諫忤穆宗命刑部寘重辟愷奏芳罪狀未明非所以示天下公芳乃得貰死愷贈太子少保諡端簡

葛守禮字與立德平人嘉靖七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彰德推官巨盜誣富家株連以百數守禮盡出之主獄者譖之御史會藩府獄久不決屬守禮一訊即得乃大驚服冬至趙王戒百官朝服賀守禮獨不可遷兵部主事父喪服闋補禮部寧府宗人悉錮高牆後稍

得脫因請封禮部尚書夏言議量復中尉數人未上而言入閣嚴嵩代之守禮適遷儀制郎中駁不行故事郡王絕近支得以本爵理府事不得繼封交城懷仁襄垣近支絕以繼封請守禮持之堅會以疾在告三邸人乘間行賂遂得請旗校詗其事以聞所籍記賂遺十餘萬獨無守禮名帝由是知守禮廉遷河南提學副使再遷山西按察使進陝西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入爲戶部侍郎督餉宣大改吏部自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李本署吏部事希嚴嵩指考察廷臣署守禮下考勒致仕後帝問守禮安在左右謬以老病對帝爲歎

惜久之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奏言畿輔山東流移日衆以有司變法亂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東西土地磽瘠正供尚不能給復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賈皆以無田免役而農夫獨受其困此所謂舛也乞正田賦之規罷科差之法又國初徵糧戶部定倉庫名目及石數價值通行所司分派小民隨倉上納完欠之數瞭然可稽近乃定爲一條鞭法計畝徵銀不論倉口不問石數吏書夤緣爲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至於收解乃又變爲一串鈴法謂之夥收分解收者不解解者不收收者獲積餘之貲解者任賠補之累夫錢穀必

分數明而後稽覈審今混而爲一是爲那移者地也願
敕所司酌復舊規詔悉舉行於是奏定國計簿式頒行
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後完欠起解追徵之數及貧
民不能輸納備錄簿中自府州縣達布政送戶部稽考
以清隱漏那移侵欺之弊又以戶部專理財賦必周知
天下倉庫盈虛然後可節縮調劑祖宗時令天下歲以
文冊報部乃請遣御史譚啓馬明謨張問明趙巖分行
天下董其事並承敕以行覃恩例賞邊軍或言士伍虛
冒宜乘給賞汰之守禮言此朝廷曠典乃以賈怨耶議
乃止大學士高拱與徐階不相能舉朝攻拱侍郎徐養

正劉自强拱所厚亦請守禮言守禮不可養正等遂論拱守禮尋乞養母歸及拱再相深德守禮起爲刑部尚書初階定方士王金等獄坐妄進藥物比子殺父律論死詔下法司會訊守禮等議金妄進藥無事實但習故陶仲文術左道惑衆應坐爲從律編戍給事中趙奮言法司爲天下平昔則一主於入而不爲先帝地今則一主於出而不恤後世議罪有首而後有從金等爲從孰爲首將以陶仲文爲首則仲文死已久爲法如此陛下何賴哉疏入報聞尋改守禮左都御史奏言畿內地勢窪下河道堙塞遇潦則千里爲壑請倣古井田之制濬

治溝洫使旱潦有備章下有司又申明巡撫事宜條列官箴士節六事守禮議王金獄與拱合然不附拱後張居正欲以王大臣事搆殺拱守禮力爲解乃免階拱居正更用事交相軋守禮周旋其間正色獨立人以爲難萬曆三年以老乞休詔加太子少保馳驛歸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靳學顏字子愚濟寧人嘉靖十三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南陽推官以廉平稱歷吉安知府治行高累遷左布政使隆慶初入爲太僕卿改光祿旋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應詔陳理財凡萬餘言言選兵鑄錢積

穀最切其畧曰宋初禁軍十萬總天下諸路亦不過十萬其後慶暦治平間增至百餘萬然其時財用不詘我朝邊兵四十萬其後雖增兵益戍而主兵多缺不若宋人十倍其初也然自嘉靖中卽以詘乏告何哉宋雖增兵而天下無養兵費我朝以民養兵而新軍又一切仰太倉舊餉不減新餉日增費一也周豐鎬漢西都率有其名而無實我朝留都之設建官置衞坐食公帑費二也唐宋宗親或通名仕版或散處民間我朝分封列爵不農不仕吸民膏髓費三也有此三者儲畜安得不匱而其間尤耗天下之財者兵而已夫陷鋒摧堅旗鼓相

當兵之實也今邊兵有戰時若腹兵則終世不一當敵每盜賊竊發非陰陽醫藥雜職則丞貳判簿爲之將非鄉民里保則義勇快壯爲之兵在北則借鹽丁礦徒在南則借狼土此皆腹兵不足用之驗也當限以輪番守戍之法或遠不可徵或弱不可任則聽其耕商而移其食以餉邊如免班軍而徵價省充發而輸贖亦變通一策也欲京兵強亦宜責以輪番戍守夫京師去宣府薊鎮纔數百里京營九萬卒歲以一萬戍二鎮九年而一周未爲苦也而怯者與邊兵同其勁矣又以畿輔之卒塡京戍之闕其部伍號令月糧犒賞亦與京卒同而畿

輔之卒皆親兵矣夫京卒戍薊鎮則延固之費可省戍宣府則宣府大同之氣自張寇畏宣大之力制其後京卒之勁當其前則仰攻深入之事鮮矣臣又覩天下之民皇皇以匱乏爲慮者非布帛五穀不足也銀不足耳夫銀寒不可衣饑不可食不過貿遷以通衣食之用獨奈何用銀而廢錢錢益廢銀益獨行獨行則藏益深而銀益貴貨益賤而折色之辦益難豪右乘其賤收之時其貴出之銀積於豪右者愈厚行於天下者愈少更踰數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錢者泉也不可一日無計者謂錢法之難有二利不讐本民不願行此皆非也夫朝

廷以山海之產爲材以億兆之力爲工以賢士大夫爲役何本之費誠令民以銅炭贖罪而匠役則取之營軍一指麾間錢徧天下矣至不願行錢者獨奸豪爾請自今事例罰贖徵稅賜賚宗祿官俸軍餉之屬悉銀錢兼支上以是徵下以是輸何患其不行哉臣又聞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民有終身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終日無食今有司夙夜不遑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國家建都幽燕北無郡國之衞所恃爲腹心股肱者河南山東江北及畿內八府之人心耳其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

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往往一夫作難千人響應前事已屢驗矣弭之之計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骨肉以繫其心今試覈官廩之所藏每府得數十萬則可討者安枕可矣得三萬焉猶足塞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豈得無寒心臣竊意不滿萬者多也臣近者疏請積穀業蒙允行第恐有司從事不力無以塞明詔敢即臣說申言之其一曰官倉發官銀以糴也一曰社倉收民穀以充也官倉非甚豐歲不能舉社倉雖中歲皆可行唐義倉之開每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宋則準民間正稅之數取二十分之一以為社誠倣而推

之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計每歲二倉之入以驗其功著爲令而歲歲修之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在官倉者民有大饑則以振在民倉者雖官有大役亦不聽貸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國也今言財用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之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弭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寶金玉而寶五穀伏惟聖明垂意疏入下所司議卒不能盡行也尋召爲工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學顏內行修潔見高拱以首輔掌銓專恣甚遂謝病歸卒弟學曾山西副使治績亦有聞

贊曰明之中葉邊防墮經費乏當時任事之臣能留意於此者鮮矣若楊博馬森劉體乾葛守禮靳學顏之屬庶幾負經濟之畧者就其設施與其所建白究而行之亦補苴一時而已况言之不盡行行之不能久乎自時厥後張居正始一整飭居正歿一切以空言從事以迄於亡蓋其壞非朝夕之積矣

明史卷二百十四終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三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治　歐陽一敬 胡應嘉

周弘祖 岑用賓 鄧洪震　詹仰庇

駱問禮 楊松 張應治　鄭履淳

陳吾德 李已 胡涍　汪文輝

劉奮庸 曹大埜

王治字本道忻州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寇屢盜邊邊臣多匿不奏小勝文臣輒冒軍

功治請臨陣斬獲第錄將士功文臣及鎮帥不親搏戰者止賜賚從之再遷禮科左給事中隆慶元年偕御史王好問覈内府諸監局歲費中官崔敏請止之爲給事中張憲臣所劾得旨詔書所載者自嘉靖四十一年始聽治等詳覈不載者已之治等力爭不許事竣劾中官趙廷玉馬尹乾没罪詔下司禮監按問尋上疏陳四事一定宗廟之禮以隆聖孝獻皇雖貴爲天子父未嘗南面臨天下雖親爲武宗叔然嘗北面事武宗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設位於武宗右揆諸古典終爲未協臣以爲獻皇祔太廟不免遞遷若專祀世廟則億世不改乞

敕廷臣博議務求至當一謹燕居之禮以澄化源人主深居禁掖左右便佞窺伺百出或以燕飲聲樂或以遊戲騎射近則損敝精神疾病所由生久則妨累政事危亂所由起比者人言籍籍謂陛下燕閒舉動有非諒闇所宜者臣竊爲陛下慮之其二請勤朝講親輔弼疏入報聞進吏科都給事中劾薊遼總督都御史劉燾南京督儲都御史曾于拱不職于拱遂罷山西及薊鎮並中寇治以罪兵部尚書郭乾侍郎遲鳳翔偕同官歐陽一敬等劾之詔罷乾貶鳳翔三秩視事部議䘏光祿少卿馬從謙帝不許治疏爭帝謂從謙所犯比子罵父律終

不允治又請追謚何瑭雪夏言罪且言大理卿朱廷立刑部侍郎詹翰共鍛成夏言曾銑獄宜追奪其官咸報可明年左右有言南海子之勝者帝將往幸治率同官諫大學士徐階尚書楊博御史郝杰等並阻止皆不聽至則荒莽沮濕帝甚悔之治尋擢太僕少卿改大理進太僕卿憂歸卒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蕭山知縣徵授刑科給事中劾太常少卿晉應槐爲文選郎時劣狀而南京侍郎傅頤寧夏巡撫王崇古湖廣參政孫弘軾由應槐進俱當罷吏部爲應槐等辨獨罷頤官

未幾劾罷禮部尚書董份三遷兵科給事中言廣西總兵當用都督不當用勳臣因劾恭順侯吳繼爵罷之以俞大猷代寇大入陝西劾總督陳其學巡撫戴才俱奪官又以軍政劾英國公張溶山西浙江總兵官董一奎劉顯掌錦衣衛都督李隆等九人不職溶留餘俱貶黜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尤敢言隆慶元年正月吏部尚書楊博掌京察黜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而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應嘉先嘗劾高拱拱修郤將重罪之徐階等重違拱意且以應嘉實佐察初未言今黨同官妄奏擬旨

斥爲民言路大譁一敬爲應嘉訟斥博及拱詆拱奸險橫惡無異蔡京且言應嘉前疏臣與聞黜應嘉不若黜臣會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疏爭階乃調應嘉建寧推官一敬尋劾拱威制朝紳專柄擅國亟宜罷不聽踰月御史齊康劾階諸給事御史以康受拱指羣集闕下詈而唾之一敬首劾康康亦劾一敬時康主拱一敬主階互指爲黨言官多論康康竟坐謫已陳兵政八事部皆議行南京振武營兵由此罷湖廣巡按陳省劾太和山守備中官呂詳詔徵詳還罷守備官未幾復遣監丞劉進往代一敬言進故名俊守顯陵無狀肅皇帝下

之獄充孝陵衛淨軍今不宜用從之中官呂用等典京營一敬力諫事寢黔國公沐朝弼殘恣屢抗詔旨一敬請治其罪報可俄擢太常少卿拱再起柄政一敬懼卽日告歸半道以憂死時應嘉已屢遷參議憂歸聞拱再相亦驚怖而卒應嘉沭陽人由宜春知縣擢吏科給事中三遷都給事中論侍郎黃養蒙李登雲及布政使李磐侯一元不職皆罷去登雲者大學士高拱姻也應嘉策拱必害已遂并劾拱言拱輔政初卽以直廬爲監移家西安門外晝夜潛歸陛下近稍違和拱卽私運直廬器物於外臣不知拱何心疏入拱大懼亟奏辯會帝崩

得不竟拱以此銜應嘉穆宗嗣位應嘉請帝御文華殿與輔臣面議大政召訪諸卿顧問侍從令科臣隨事駁議帝納焉應嘉居諫職號敢言然悻悻好搏擊議者頗以傾危目之

周弘祖麻城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除吉安推官徵授御史出督屯田馬政隆慶改元司禮中貴及藩邸近侍廕錦衣指揮以下至二十餘人弘祖馳疏請止賚金幣或停世襲且言高皇帝定制宦侍止給奔走掃除不關政事孝宗召對大臣宦侍必退去百餘武非惟不使之預亦且不使之聞願陛下勿與謀議假以嚬笑則彼無

亂政之階而聖德媲太祖孝宗矣臣又聞先帝初載欲
縻太監張欽義子錦衣兵部尚書彭澤執奏再四今趙
炳然居澤位不能效澤忠無所逃罪報聞已請汰內府
監局錦衣衛光祿寺文思院冗員復嘉靖初年之舊又
請倣行古社倉制詔皆從之明年春言近四方地震土
裂成渠旂竿數火天鼓再鳴隕星旋風天雨黑豆此皆
陰盛之徵也陛下嗣位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治道
邊患孔棘備禦無方事涉內庭輒見撓沮如閱馬核庫
詔出復停皇莊則親收子粒太和則權取香錢織造之
使累遣糾劾之疏留中內臣爵賞謝辭溫旨遠出六卿

上尤祖宗朝所絶無者疏入不報其冬詔市珍寶魏時亮等爭不聽弘祖復切諫尋遷福建提學副使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考察言官惡弘祖及岑用賓等謫弘祖安順判官用賓宜川縣丞用賓廣東順德人官南京給事中多所論劾又嘗論拱很愎以故拱憾之出爲紹興知府既中以察典遂卒於貶所而弘祖謫未幾拱罷量移廣平推官萬曆中屢遷南京光祿卿坐朱衣謁陵免當隆慶初以地震言事者又有鄧洪震宣化人時爲兵部郎中上疏曰入夏以來淫雨彌月又京師去冬地震今春風霾大作白日無光近大同又報雨雹傷物地震有

聲陛下臨御甫半年災異疊見傳聞後宮游幸無時嬪
御相隨後車充斥左右近習濫賜予政令屢易前後背
馳邪正混淆用舍猶豫萬一奸宄潛生寇戎軼犯其何
以待之帝納其言下禮官議修省洪震尋以疾歸萬曆
改元督撫交章論薦竟不起
詹仰庇字汝欽安溪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由南海知
縣徵授御史隆慶初穆宗詔戸部購寶珠尚書馬森執
奏給事中魏時亮御史賀一桂等繼爭皆不聽仰庇疏
言頃言官諫購寶珠反蒙詰讓昔仲虺戒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玩人喪德玩物喪志湯武能受

二臣之戒絶去玩好故聖德光千載若侈心一生不可
復遏恣情縱欲財耗民窮陛下玩好之端漸啓弼違之
諫惡聞羣小乘隙百方誘惑害有不勝言者況寶石珠
璣多藏中貴家求之愈急邀直愈多奈何以有用財耗
之無用之物今兩廣需餉疏請再三猶靳不予何輕重
倒置乎不報三年正月中官製烟火延燒禁中盧舍仰
庇請按治左右近習多切齒者帝頗耽聲色陳皇后微
諫帝怒出之別宮外庭皆憂之莫敢言仰庇入朝遇醫
禁中出詢之知后寢疾危篤卽上疏言先帝愼擇賢淑
作配陛下爲宗廟社稷內主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

之好近聞皇后移居別宮已近一載抑鬱成疾陛下畧不省視萬一不諱如聖德何臣下莫不憂惶徒以事涉宮禁不敢頌言臣謂人臣之義知而不言當死言而觸諱亦當死臣今日固不惜死願陛下采聽臣言立復皇后中宮時加慰問臣雖死賢於生帝手批答曰后無子多病移居別宮聊自適以冀却疾爾何知內庭事顧妄言仰庇自分得重譴同列亦危之及旨下中外驚喜過望仰庇益感奮亡何巡視十庫疏言內官監歲入租稅至多而歲出不置籍按京城內外園廛場地隸本監者數十計歲課皆屬官錢而內臣假上供名恣意漁獵利

塡私家過歸朝宁乞備覈宜留宜革并出入多寡數以杜奸欺再照人主奢儉四方係安危陛下前取戶部銀用備緩急今如本監所稱則盡以創鰲山修宮苑製鞦韆造龍鳳艦治金櫃玉盆羣小因乾沒累聖德虧國計望陛下深省有以玩好逢迎者悉屛出罪之宦官益恨故事諸司文移往還及牧民官出敎用照字言官上書無此體宦官因指再照人主語爲大不敬帝怒下詔曰仰庇小臣敢照及天子且狂肆屢不悛遂廷杖百除名并罷科道之巡視庫藏者南京給事中駱問禮御史余嘉詔等疏救且言巡視官不當罷不納仰庇爲御史僅

八月數進讜言竟以獲罪神宗嗣位錄先朝直臣以仰庇在京時嘗爲商人居間不得内召除廣東參議尋乞歸家居十餘年起官江西再遷南京太僕少卿入爲左僉都御史進左副都御史仰庇初以直節負盛名至是爲保位計頗不免附麗饒伸以科場事劾大學士王錫爵左都御史吳時來仰庇卽劾伸進士薛敷教劾時來及南京右都御史耿定向仰庇未及閱疏卽論敷教排陷大臣敷教坐廢及吏部侍郎趙煥兵部侍郎沈子木相繼去仰庇謀代之蹤跡頗著給事中王繼光主事姜士昌員外郎趙南星南京御史王麟趾等交章論列仰

庇不自安屢求去帝雖慰留而衆議籍籍不止稍遷刑部右侍郎移疾歸久之卒

駱問禮諸暨人嘉靖末進士歷南京刑科給事中隆慶三年陳皇后移別宮問禮偕同官張應治等上言皇后正位中闈卽有疾豈宜移宮望亟返坤寧毋使後世謂變禮自陛下始不報給事張齊劾徐階爲廷臣所排下獄削籍問禮獨言齊贓可疑不當以糾彈大臣實其罪張居正請大閱問禮謂非要務而請帝日親萬幾詳覽奏章未幾劾誠意伯劉世延福建巡撫涂澤民不職帝竝留之帝初納言官請將令諸政務悉面奏於便殿問

禮遂條上面奏事宜一一言陛下躬攬萬幾宜酌用羣言不執已見使可否予奪皆合天道則有獨斷之美無自用之失二言陛下宜日居便殿使侍從官常在左右非嚮晦不入宮闈則涵養薰陶自多裨益三言內閣政事根本宜參用諸司無拘翰林則講明義理通達政事皆得其人四言詔旨必由六科諸司始得奉行脫有未當許封還執奏如六科不封駁諸司失檢察者許御史糾彈五言頃詔書兩下皆許諸人直言然所採納者除言官與一二大臣外盡付所司而已宜益廣言路凡臣民章奏不惟其人惟其言令匹夫皆得自効六言陛下臨

朝決事凡給事左右如傳旨接奏章之類宜用文武侍從毋使中官參與則窺竊之漸無自而生七言士習傾危稍或異同輒加排陷自今凡議國事惟論是非不徇好惡衆人言未必得一人言未必非則公論日明士氣可振八言政令之出宜在必行今所司題覆已報可者未見修舉因循玩愒習爲故常陛下當明作於上敕諸臣奮勵於下以挽頽惰之風九言面奏之儀宜畧去繁文務求實用俾諸臣入而敷奏退而治事無或兩妨斯上下之交可久十言修撰編檢諸臣宜令更番入直密邇乘輿一切言動執簡侍書其耳目所不及者諸司或

以月報或以季報令得隨事纂緝以垂勸戒疏奏帝不悅宦侍復從中搆之謫楚雄知事明年吏部舉雜職官當遷者問禮及御史楊松在舉中帝曰此兩人安得遽遷俟三年後議之萬曆初屢遷湖廣副使卒楊松河南衞人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黃雄徵子錢與民鬬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內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令黜兵馬司官而鐫松三秩謫山西布政司照磨神宗立擢廬州推官終山西副使張應治秀水人在垣中抗疏多可稱爲高拱所惡出爲九江知府終山東副使

鄭履淳字叔初刑部尚書曉子也舉嘉靖四十年進士除刑部主事遷尚寶丞隆慶三年冬疏言頃年以來萬民失業四方多故天鳴地震災害洊臻正陛下宵旰憂勤時也夫饑寒迫身易爲衣食嗷嗷赤子聖主之所以爲資不及今定周家桑土之謀切虞廷困窮之懼則上天所以警動海內者適足以資他人矣今最急莫如用賢陛下御極三禩矣曾召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賞納一諫士以共畫思患豫防之策乎高亢睽孤乾坤否隔忠言重折檻之罰儒臣虛納牖之功宮闈違脫珥之規朝陛拂同舟之義回奏蒙譴補牘奚從內批徑出封還

何自紀綱因循風俗玩愒功罪罔核文案徒繁閹寺潛爲厲階善類漸以短氣言涉宮府肆撓多端梗在私門堅持不破萬衆惶惶皆謂羣小侮常明良疎隔自開闢以來未有若是而永安者伏願奮英斷以決大計勿爲小故之所淆弘濬哲以任君子勿爲嬖昵之所惑移美色奇珍之玩而保瘡痍分昭陽細務之勤而和庶政以蠻裔爲關門勁敵以錢穀爲黎庶脂膏拔用陸樹聲石星之流嘉納殷士儋翁大立諸疏經史講筵日親無倦臣民章奏與所司面相可否萬幾之裁理漸熟人才之邪正自知察變謹微回天開泰計無踰於此疏入帝大

怒杖之百繫刑部獄數月刑科舒化等以爲言乃釋爲
民神宗立起光祿少卿卒
陳吾德字懋修歸善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隆
慶三年擢工科給事中兩廣多盜將吏率虛文罔上吾
德列便宜八事皆允行明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已而月
復食吾德言歲首日月竝食天之大災陛下宜屏斥一
切玩好應天以實詔遣中官督織造吾德偕同官嚴用
和切諫報聞帝從中官崔敏言命市珍寶戶部尚書劉
體乾戶科都給事中李已執奏不從吾德復偕已上疏
曰伏睹登極詔書罷採辦蠲加派且云各監局以缺乏

爲名移文苛取及所司阿附奉行者言官郎時論奏治以重典海內聞之歡若更生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玉市珠傳帖數下人情惶駭咸謂詔書不信無所適從邇時府庫久虛民生困瘁司度支者日夕憂危陛下奈何以玩好故費數十萬貲乎敏等獻諂營私罪不可宥乞亟譴斥以全詔書大信帝震怒杖已百錮刑部獄斥吾德爲民神宗嗣位起吾德兵科萬曆元年進右給事中張居正柄國諫官言事必先請吾德獨不往禮部主事宋儒與兵部主事熊敦朴不相能誣敦朴欲劾居正屬尚書譚綸劾罷之既而誣漸白吾德遂劾儒亦謫

之外居正以吾德不自已嗛之未幾爭成國公朱希忠贈定襄王爵忤居正及慈寧宮後室災吾德力爭出爲饒州知府有盜建昌王印章者遁之南京見獲居正客操江都御史王篆坐吾德部下失盜譎馬邑典史御史又劾其涖饒時違制講學用庫金市學田遂除名爲民居正死薦起思州推官移寶慶同知皆以親老不赴後終湖廣僉事李己字子復磁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除太常博士擢禮科給事中隆慶中頻詔戶部有所徵索尚書劉體乾輒執奏已每助之以是積失帝意及爭珍寶事遂得禍未幾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已刑部

尚書葛守禮等因言朝審時重囚情可矜疑者咸得末
減已及內犯張恩等十人讞未定不列朝審中苟瘐死
犴狴將累深仁帝乃釋已恩等繫如故法司以恩等有
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翕然稱帝仁明神宗立
薦起兵科都給事中奏言陛下初基弊端盡去傳奉一
事豈可尚踵故常內臣即有勤勞當優以金帛名器所
在不容濫設帝嘉納之御史胡涍建言得罪已首論救
尋劾兵部尚書譚綸去取邊將不當平江伯陳王謨罪
廢復貪緣出鎮湖廣已力爭得寢擢順天府丞遷大理
右少卿疏請改父母誥命日已暮逼禁門守者投入帝

怒譎常州同知初已與吾德竝敢言已尤以直著兩遭
摧抑頗事營進後爲南京考功郎中九年京察希張居
正指與尚書何寬置司業張位長史趙世卿察典遂得
擢南京尚寶卿三遷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六府踰年
罷歸卒胡涍字原荊無錫人嘉靖末舉進士歷知永豐
安福二縣擢御史神宗即位之六日命馮保代孟冲掌
司禮監召用南京守備張宏涍請嚴馭近習毋惑諂諛
虧損聖德保大怒思傾之其冬妖星見慈慶宮後延燒
連房涍乞徧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寵幸者體恤優遇其
餘無論老少一槩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則天爲虐語

帝怒問輔臣二語所指爲誰張居正對曰渟言雖狂悖心無他帝意未釋嚴旨譙讓渟惶恐請罪斥爲民踰年巡按御史李學詩薦渟詔自後有薦者并逮治渟久之卒

汪文輝字德充婺源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授工部主事隆慶四年改御史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勢烜赫其門生韓楫宋之韓程文涂夢桂等並居言路日夜走其門專務搏擊文輝亦拱門生心獨非之明年二月疏陳四事專責言官其畧曰先帝末年所任大臣本協恭濟務無少釁嫌始於一二言官見廟堂議論稍殊遂潛察

低昂窺所向而攻其所忌致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苟踵承前弊交煽並構使正人不安其位恐宋元祐之禍復見於今是爲傾陷祖宗立法至精密矣而卒有不行者非法敝也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奏率鋭意更張部臣重違言官輕變祖制遷就一時苟且允覆及法立弊起又議復舊政非通變之宜民無畫一之守是爲紛更古大臣坐事退者必爲微其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今或掇其已往揣彼未形逐景循聲爭相詬病若市井喧鬨然至方面重臣苟非甚奸慝亦宜棄短錄長爲人才惜今或搜抉小疵指爲大蠹極言醜詆使決

引去以此求人國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是爲苛刻言官能規切人主糾彈大臣至言官之短誰爲指之者今言事論人或不當部臣不爲奏覆卽憤然不平雖同列明知其非亦莫與辨以爲體貌當如是夫臣子且不肯一言受過何以責難君父哉是爲求勝此四弊者今日所當深戒然其要在大臣取鑒前失勿用希指生事之人希指生事之人進則忠直貞諒之士遠而頌成功譽盛德者日至於前大臣任已專斷卽有闕失孰從聞之蓋宰相之職不當以救時自足當以格心爲本願陛下明飭中外消朋比之私還淳厚之俗天下幸甚疏奏下所

司拱惡其刺己甫三日出爲寧夏僉事修屯政覈浮糧建水陴流亡漸歸御史富平孫丕揚忤拱爲希指者所劾方行勘文輝抗言曰毛舉細故齮齕正人以快當路之私我固不肯爲諸君亦不可也於是緩其事未幾劾者先得罪去丕揚竟獲免神宗嗣位拱罷政召爲尚寶卿尋告歸久之有詔召用未赴卒

劉奮庸雒陽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尋改禮部兼翰林待詔侍穆宗裕邸進員外郎穆宗即位以舊恩擢尚寶卿已藩邸舊臣相繼柄用獨奮庸久不調大學士高拱亦故講官也再起任事頗專恣奮庸疾之

隆慶六年三月上疏曰陛下踐阼六載朝綱若振飭而大柄漸移仕路若肅清而積習仍故百僚方引領以覩勵精之治而陛下精神志意漸不逮初臣念潛邸舊恩誼不忍默謹條五事以俟英斷一保聖躬人主一身天地人神之主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御萬幾望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娛毋徇無涯之慾則無疆之福可長保也二總大權今政府所擬議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詔旨而其間從違之故陛下曾獨斷否乎國事之更張人才之用舍未必盡出忠謀協公論臣願陛下躬攬大權凡庶府建白閣臣擬旨特留清覽時

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三愼儉德陛下嗣位以來傳旨取銀不下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悉鏤金雕玉生財甚難靡敝無紀願察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則國用充羨而民樂其生矣四覽章奏人臣進言豈能皆當陛下一切置不覽非惟虛忠良獻納之誠抑恐權奸蔽壅勢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納言及君德則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則更化善治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効忠矣五用忠直邇歲進諫者或以勤政或以節用或以進賢退不肖此皆無所

利而爲之非若承望風旨肆攻擊以雪他人之憤迎合權要交薦扳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願恕狂愚之罪嘉批鱗之誠登之有位以作士氣則讜規日聞裨益非尠疏入帝但報聞不怒也而附拱者謂奮庸久不徙官怏怏風刺相與詆訾之給事中涂夢桂遂劾奮庸動搖國是會給事中曹大埜亦劾拱十罪帝斥之給事中程文因奏拱竭忠報國萬世永賴奮庸與大埜漸搆姦謀傾陷元輔罪不可勝誅章並下吏部拱方掌部事陽爲二臣祈寬帝不許竟謫大埜乾州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夢桂文皆拱門生夢桂極詆奮庸文則盛稱頌拱又盡舉

大埜奏中語代拱剖析士論非之奮庸謫官兩月會神宗即位遂擢山西提學僉事再遷陝西提學副使以病乞歸卒大埜巴縣人其劾拱張居正實使之萬曆中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以貪劾免

贊曰世宗之季門戸漸開居言路者各有所主故其時不患其不言患其言之冗漫無當與其心之不能無私言愈多而國是愈益淆亂也汪文輝所陳四弊有旨哉論明季言路諸臣而考其得失當於是觀之

明史卷二百十五終

明史卷二百十六　列傳第一百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吳山　　陸樹聲 子彥章

瞿景淳 子汝稷 汝說　　田一儁 沈懋學 從孫壽民 懋學

黃鳳翔 韓世能　　余繼登

馮琦 從祖惟訥 從父子咸　　王圖 劉日寧

翁正春　　劉應秋 子同升

唐文獻 楊道賓 陶望齡　　李騰芳

蔡毅中　　公鼐

羅喻義　姚希孟

許士柔　顧錫疇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及第授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三十五年改吏部尋代王用賓爲禮部尚書明年加太子太保山與嚴嵩鄉里嵩子世蕃介大學士李本飲山欲與爲婚姻山不可世蕃不悅而罷帝欲用山內閣嵩密阻之府丞朱隆禧者考察罷官獻方術得加禮部侍郎及卒請卹山執不與裕景二邸並建國本未定三十九年冬帝忽諭禮部具景王之藩儀嵩知帝激於郭希顏疏欲覘人心諷山留王山曰中外望

此久矣立具儀以奏王竟之藩司禮監黃錦嘗竊語山曰公他日得爲編氓幸矣王之藩非帝意也明年二月朔日當食微陰曆官言日食不見即同不食嵩以爲天眷趣部急上賀侍郎袁煒亦爲言山仰首曰日方虧將誰欺耶仍救護如常儀帝大怒山引罪帝謂山守禮無罪而責禮科對狀給事中李東華等震懼劾山請與同罪帝乃責山賁直沽名停東華俸嵩言罪在部臣帝乃貰東華等命姑識山罪吏科梁夢龍等見帝怒山甚又惡專劾山乃并吏部尚書吳鵬劾之詔鵬致仕山冠帶閒住時皆惜山而深快鵬之去穆宗即位召爲南京禮

部尚書堅辭不赴卒贈少保謚文端
陸樹聲字與吉松江華亭人初冒林姓及貴乃復家世
業農樹聲少力田暇即讀書舉嘉靖二十年會試第一
選庶吉士授編修三十一年請急歸遭父喪久之起南
京司業未幾復請告去起左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尋召
還春坊不赴久之起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嚴敕學規
著條教十二以勵諸生召爲吏部右侍郎引病不拜隆
慶中再起故官不就神宗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初樹
聲屢辭朝命中外高其風節遇要職必首舉樹聲唯恐
其不至張居正當國以得樹聲爲重用後進禮先謁之

樹聲相對穆然意若不甚接者居正失望去一日以公事詣政府見席稍偏熟視不就坐居正趣爲正席其介介如此北部要增歲幣兵部將許之樹聲力爭歲終陳四方災異請帝循舊章省奏牘愼賞賚防壅蔽納讜言崇儉德攬魁柄别忠邪詔旨嘉納萬曆改元中官不樂樹聲屢宣詣會極門受旨且頻趣之比趨至則曹司常事耳樹聲知其意連疏乞休居正語其弟樹德曰朝廷行相平泉矣平泉者樹聲别號也樹聲聞之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豈復希揆席耶且虛拘何益其冬請愈力乃命乘傳歸辭朝陳時政十事語多切中報聞而已居

正就邸舍與別問誰可代者舉萬士和林燫比出國門士大夫傾城追送皆謝不見樹聲端介恬雅翛然物表難進易退通籍六十餘年居官未及一紀與徐階同里高拱則同年生兩人相繼柄國皆辭疾不出為居正所推卒不附也已給廩隸如制加太子少保再遣存問弟樹德自有傳子彥章萬曆十七年進士樹聲誠毋就館選隨以行人終養詔給月俸異數也樹聲年九十七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彥章有節槩官至南京刑部侍郎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八歲能屬文久困諸生間教授里中自給嘉靖二十三年舉會試第一殿試第二授編

修鄭王厚烷以言事廢徙鳳陽景淳奉敕封其子載堉
爲世子攝國事世子內懼贐重幣景淳卻之時恭順侯
吳繼爵爲正使已授幣慚景淳亦謝不納既而語景淳
曰上遣使密詗狀微公吾幾中法滿九載遷侍讀請急
歸江南久苦倭總督胡宗憲師未捷景淳還京謁大學
士嚴嵩嵩語之曰倭旦夕且平胡總督才足辦南中人
短之何也景淳正色曰相公遙度之耳景淳自南來目
覩倭患胡君坐擁十萬師南中人不得一安枕臥相公
不欲聞誰爲言者嵩愕然謝之歷侍讀學士掌院事改
太常卿領南京祭酒事就遷吏部右侍郎隆慶元年召

爲禮部左侍郎用總校永樂大典勞兼翰林院學士支二品俸侍經筵修嘉靖實錄疾作累疏乞骸骨歸踰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懿爲編修時典制誥錦衣陸炳先後四妻欲封最後者屬景淳撰詞不可介嚴嵩爲請亦不應橐金以投卒笑謝之子汝稷汝說汝稷字元立好學工屬文以廕補官三遷刑部主事扶溝知縣扶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扶扶溝民耳讞上竟得釋歷黃州知府徙邵武再守辰州永順土司彭元錦助其弟保靖土司象坤與酉陽冉御龍相讐殺汝稷馳檄元錦解兵去三土司皆安尋遷長蘆鹽運

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尋卒汝說字星卿五歲而孤搆文成輒跪薦父木主前萬曆中舉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亦以剛正聞子式耜別有傳

田一儁字德萬大田人隆慶二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萬曆五年吳中行攻張居正奪情趙用賢等繼之居正怒不測一儁偕侍講趙志皐修撰沈懋學等疏救格不入乃會王錫爵等詣居正陳大義一儁詞尤峻居正心嗛之未幾志皐等皆逐一儁先請告歸獲免居正歿起故官屢遷禮部左侍郎掌翰林院辭疾歸未行卒一儁褆身嚴苦家無贏貲贈禮部尚書懋學

字君典宣城人父寵字畏思嘉靖中舉鄉試授行唐知縣以民不諳織紝置機杼教之調獲鹿徵授御史官至廣西叅議師貢安國歐陽德又從王畿錢德洪游知府羅汝芳創講會御史耿定向聘寵與梅守德共主其席懋學少有才名舉萬曆五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居正子嗣修其同年生也疏既格不入乃三貽書勸嗣修諫嗣修不能用以工部尚書李幼滋與居正善復貽書爲言幼滋報曰若所言宋人腐語趙氏所以不競也張公不奔喪與揖讓征誅並得聖賢中道豎儒安足知之幼滋初講學盜虛名至是縉紳不與焉懋學遂引疾歸居數

年卒福王時追諡文節從孫壽民字眉生爲諸生有聲
崇禎九年行保舉法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甫入都
疏劾兵部尚書楊嗣昌奪情復攻總督熊文燦言嗣昌
挈軍旅權付文燦兵十二萬餉二百八十餘萬使賊面
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待以不死今乃講盟結約
若與國然天下有授柄於賊而能制賊者乎通政張紹
先寢不上壽民以書責紹先乃請上裁嗣昌皇恐待罪
帝以疏違式命勿進壽民遂櫽括兩疏上之留中少詹
事黃道周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
輩媿死矣後道周及何楷等相繼抗疏要自壽民發之

壽民名動天下未幾移疾去講學姑山從游者數百人福王時阮大鋮用事銜壽民劾嗣昌疏有大鋮妄陳條畫鼓煽豐芑語必欲殺之壽民乃變姓名避之金華山國變乃歸不復出

黃鳳翔字鳴周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及第授編修教習內書堂輯前史宦官行事可爲鑒戒者令誦習之世宗實錄成進修撰萬曆五年張居正奪情杖諸諫者鳳翔不平誦言於朝編纂章奏盡載諸諫疏及居正二子會試示意鳳翔峻却之當主南畿試以王篆欲私其子復謝不往屢遷南京國子祭酒省母歸起補北監時方

較刻十三經註疏鳳翔言頃陛下去貞觀政要進講禮經甚善陛下讀曾子論孝曰敬父母遺體則當思珍護聖躬誦學記言學然後知不足則當思緝熙聖學察月令篇以四時敷政法天行健則可見聖治之當勤勵繹世子篇陳保傅之教齒學之儀則可見皇儲之當早建豫教疏入報聞尋擢禮部右侍郎洮河告警抗疏言多事之秋陛下宜屏游宴親政事以實圖安攘爲今大計惟用人理財二端宋臣有言平居無極言敢諫之臣則臨難無敵愾致命之士鄒元標直聲勁節銓司特擬召用其他建言遷謫如潘士藻孫如法亦擬量移而疏皆

中寖士氣日摧言路日塞平居祇懷祿養交臨難孰肯
捐軀爲國家盡力哉昔宋藝祖欲積縑二百萬易遼人
首太宗移內藏上供物爲用兵養士之資今戸部歲進
二十萬初非舊額積成常供陛下富有四海奈何自營
私蓄竊見都城寺觀丹碧熒煌梵刹之供奉齋醮之祈
禳何一不糜內帑與其要福於冥漠之鬼神孰若廣施
於子遺之赤子帝不能用廷臣爭建儲久未得命帝諭
閣臣以明春舉行大學士王家屏出語禮部鳳翔與尚
書于愼行左侍郎李長春以冊立儀上帝怒俱奪俸意
復變鳳翔又疏爭不報遂請告去二十年禮部左侍郎

韓世能去張一桂未任而卒復起鳳翔代之尋改吏部拜南京禮部尚書以養親歸再起故官力以親老辭久之母卒遂不出卒於家天啟初諡文簡世能字存良長洲人鳳翔同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與修世宗穆宗實錄充經筵日講官歷侍讀祭酒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館閣文字是科爲最盛世能嘗使朝鮮贈遺一無所受

余繼登字世用交河人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與修會典成進修撰直講經筵尋進右中允充日講官時講筵久輟侍臣無所納忠繼登與同官馮琦共進

通鑑講義傳以時政缺失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已擢詹事掌翰林院兩宮災偕諸講官引洪範五行傳切諫不報進禮部右侍郎二十六年以左侍郎攝部事陝西山西地震南都雷火西寧鐘自鳴紹興地湧血繼登於歲終類奏因請罷一切誅求開採之害民者時不能用雷擊太廟樹復請帝躬郊祀廟享冊立元子停礦稅撤中使帝優詔報聞而已旋擢本部尚書時將討播州楊應龍繼登請罷四川礦稅以佐兵食復上言頃者星躔失度水旱爲沴太白晝見天不和也鑿山開礦裂地求砂致狄道山崩地震地不和也閭閻窮

困更加誅求帑藏空虛復責珠寶奸民蟻聚中使鴟張中外壅隔上下不交人不和也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陵谷變遷高卑易位是爲陰乘陽邪干正下叛上之象臣子不能感動君父言愈數愈厭故天以非常之變警悟陛下尚可恬然不爲意乎帝不省繼登自署部事請元子冊立冠婚疏累上以不得請鬱鬱成疾每言及輒流涕曰大禮不舉吾禮官死不瞑目病滿三月連章乞休不許請停俸亦不許竟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文恪繼登樸直愼密寡言笑當大事言議侃侃居家廉約學士曾朝節嘗過其里蓬蒿滿逕及病革視之擁

粗布衾羊毳覆足而已幼子應諸生試夫人請爲一言終不可

馮琦字用韞臨朐人幼穎敏絶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預修會典成進侍講充日講官歷庶子三王並封議起移書王錫爵力爭之進少詹事掌翰林院事遷禮部右侍郎改吏部涖政勤敏力抑營競尚書李戴倚重之二十七年九月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狄道山崩平地湧大小山五琦草疏偕尚書戴上言近見太陰經天太白晝見已爲極異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

竊惟上天無私惟民是聽欲承天意當順民心比來天下賦額視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而民戶殷足者則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稅使出而民間之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盜賊公行此非細故也諸中使銜命而出所隨奸徒動以千百陛下欲通商而彼專困商陛下欲愛民而彼專害民蓋近日神奸有二其一工伺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上之其一務剝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行之運機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儲蓄惟恃經營但奪其數錢之利已絕其一日之生至於富民更蒙毒害

或陷以漏稅竊礦或誣之販鹽盜木布成詭計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小民累足屏息無地得容利歸羣奸怨萃朝宁夫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痛一呼則易動一動則難安今日猶承平民已洶洶脫有風塵之警天下誰可保信者夫哱拜誅關白死此皆募民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方窮民倡亂而四面應之於何徵兵於何取餉哉陛下試遣忠實親信之人采訪都城內外閭巷歌謠令一一聞奏則民之怨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陛下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章未蒙批答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如

納何其賢妄說令徧解天下無礙官銀夫四方錢穀皆有定額無礙云者意蓋指經費羨餘近者征調頻仍正額猶逋何從得羨此令一下趣督嚴急必將分公帑以充獻經費罔措還派民間此事之必不可者也又如仇世亨奏徐鼐掘墳一事以理而論烏有一墓藏黃金巨萬者借使有之亦當下撫按覈勘先正其盜墓之罪而後沒墓中之藏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嚴命夕傳縱抱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諸族又將延禍多人但有株連立見敗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狡猾之流操生殺之柄此

風一倡孰不效尤已同告緡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訴而奸人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已二百萬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猶望其日減今更患其日增不至民困財殫激大亂不止伏望陛下穆然遠覽亟與廷臣共圖修弭無令海內赤子結怨熙朝千秋青史貽譏聖德不報尋轉左侍郎拜禮部尚書帝將冊立東宮詔下期迫中官掌司設監者以供費不給爲詞琦曰今日禮爲重不可與爭其弟戶部主事璦適董餉銀四萬出都琦立追還給費事乃克濟三十年帝有疾諭停礦稅既而悔之琦與同列合疏爭

且請躬郊廟祭享御殿受朝不納湖廣稅監陳奉以虐民撤還會陝西黃河竭琦言遼東高淮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陝西梁永雲南楊榮肆虐不減於奉並乞徵還皆不報南京守備中官邢隆請別給關防徵稅琦不可乃以御前牙關防給之時士大夫多崇釋氏教士子作文每竊其緒言鄙棄傳註前尚書余繼登奏請約禁然習尚如故琦乃復極陳其弊帝爲下詔戒厲琦明習典故學有根柢數陳讜論中外想望丰采帝亦深眷倚內閣缺人帝已簡用朱國祚及琦而沈一貫密揭言二人年未及艾盍少需之先用老成者乃改命沈鯉朱賡琦素

善病至是篤十六疏乞休不允卒於官年僅四十六遺疏請厲明作發章奏補缺官推誠接下收拾人心語極懇摯帝悼惜之贈太子少保天啓初謚文敏自琦曾祖裕以下累世皆進士裕字伯順以戍籍生於遼東師事賀欽有學行終雲南副使祖惟重行人父子履河南參政從祖惟健舉人惟訥字汝言江西左布政使加光祿卿致仕惟重惟健惟訥皆有文名惟訥最著惟健子子咸字受甫少孤事母孝母疾不解衣者踰年母歿哀毀骨立萬曆元年舉於鄉再會試不第遂不復赴講求濂洛之學嘗曰爲學須剛與恒不剛則隳不恒則退治家

宗顏氏家訓鍾羽正稱子咸信道忘仕則潔雕子循經蹈古則高子羔云

王圖字則之耀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右中允掌南京翰林院事召充東宮講官妖書事起沈一貫欲有所羅織圖其教習門生也盡言規之累遷詹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進吏部右侍郎掌翰林院兄國方巡撫保定廷臣附東林及李三才者往往推轂圖兄弟會孫丕揚起掌吏部孫瑋以尚書督倉場皆陝西人諸不悅圖者目為秦黨而是時郭正域劉曰寧及圖並有相望正域逐去曰寧卒時論益歸圖葉向高

獨相久圖旦夕且入閣忌者益衆適將京察惡東林及李三才王元翰者設詞惑丕揚令發單咨是非將陰爲鉤黨計圖急言於丕揚止之羣小大恨初圖典庚戌會試分校官湯賓尹欲私韓敬與知貢舉吳道南盛氣相詬誶比出闈道南欲劾賓尹以圖沮而止王紹徽者圖同郡人賓尹門生也極譽賓尹於圖而言道南黨欲傾賓尹并及圖宜善爲計圖正色卻之紹徽怫然去時賓尹已爲祭酒其先歷翰林京察當圖注考思先發傾之乃與紹徽計令御史金明時劾圖子寶坻知縣淑抃贓私鉅萬且謂國素疾李三才圖爲求解國怒詈之圖遂

欲以拾遺去國圖兄弟抗章力辯忌者復僞爲淑抃劾
國疏播之邸抄圖上疏言狀帝爲下詔購捕乃已及考
察卒注賓尹不謹褫其官明時亦被黜由是其黨大譟
秦聚奎朱一桂鄭繼芳徐兆魁高節王萬祚曾陳易輩
連章力攻圖圖亦連章求去出郊待命溫詔屢慰留堅
臥不起九閱月始予告歸國亦乞休去未幾卒四十五
年京察當事者多賓尹紹嶶黨以拾遺落圖職天啓三
年召起故官進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魏忠賢黨
劉弘先劾圖遂削籍尋卒崇禎初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淑抃終戶部郎中劉曰寧字幼安南昌人萬曆十七年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右中允直皇長子講幄時冊立未舉外議紛紜曰寧旁慰曲喻依於仁孝光宗心識之礦使四出曰寧發憤上疏陳六疑四患極言稅監李道王朝諸不法狀疏入留中以母病歸起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就遷國子祭酒奉母歸吏進羸金數千曰例也曰寧峻却之尋起少詹事母喪不赴服闋召爲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道卒贈禮部尚書天啓初追謚文簡

翁正春字兆震侯官人萬曆中爲龍溪教諭二十年擢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少詹事三十八年九月拜禮部

左侍郎代吳道南署部事十一月日有食之正春極言闕失不報明年秋萬壽節正春獻八箴曰清君心遵祖制振國紀信臣僚寶賢才謹財用恤民命重邊防帝不省吉王翊鑾請封支子常源爲郡王正春言翊鑾之封在宗藩要例已定之後其支庶宜止本爵乃授鎮國將軍王貴妃薨久不卜葬正春以爲言命偕中官往擇地得吉中官難以煩費正春勃然曰貴妃誕育元良他日國母也奈何以天下儉乎奏上報可代王欲廢長子鼎渭立次子鼎莎朝議持二十餘年正春集衆議上疏鼎渭卒得立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正春言中山已入於

倭今使臣多倭人貢物多倭器絕之便否亦宜詔福建
撫臣量留土物毋俾入朝帝是之四十年進士鄒之麟
分校鄉試私舉子童學賢爲御史馬孟禎等所發正春
議黜學賢謫之麟而不及主考官給事中趙興邦亓詩
敎因劾正春徇私正春求去不許頃之言官發湯賓尹
韓敬科場事正春坐敬不謹敬黨大恨詩敎復劾正春
正春疏辯益求去帝雖慰留然自是不安其位尋改吏
部掌詹事府以侍養歸天啓元年起禮部尚書協理詹
事府事抗論忤魏忠賢被旨譙責明年御史趙蔭昌希
指劾之正春再疏乞歸帝以正春嘗爲皇祖講官特加

太子少保賜救馳傳異數也時正春年逾七十母百歲卒子孫奉觴上壽鄉閭豔之未幾卒崇禎初謚文簡正春風度峻整終日無狎語倦不傾倚暑不裸裎目無流視見者肅然明一代科目職官冠廷對者二人曹鼐以典史正春以敎諭云

劉應秋字士和吉水人萬曆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遷南京司業十八年冬疏論首輔申時行言陛下召對輔臣諮以邊事時行不能抒誠謀國專事蒙蔽賊大舉入犯既掠洮岷直迫臨鞏覆軍殺將頻至喪敗而時行猶曰掠番曰聲言入寇豈洮河以內盡皆番地乎輔臣

者天子所與託腹心者也輔臣先嘗薇何責庶寮故近
日敵情有按臣疏而督撫不以聞者有督撫聞而樞臣
不以奏者彼習見執政大臣喜聞捷而惡言敗故內外
相蒙恬不爲怪欺蔽之端自輔臣始夫士風高下關乎
氣運說者謂嘉靖至今士風三變一變於嚴嵩之黷賄
而士化爲貪再變於張居正之專擅而士競於險至於
今外逃貪黷之名而頑夫債帥多出門下陽避專擅之
迹而芒刃斧斤倒持手中威福之權潛移其向愛憎之
的明示之趨欲天下無靡不可得也語并侵次輔王錫
爵時主事蔡時鼎南京御史張守誠亦疏論時行并留

中應秋尋召爲中允充日講官歷右庶子祭酒二十六年有撰憂危竑議者御史趙之翰以指大學士張位并及應秋所司言應秋非位黨宜留帝命調外應秋遂辭疾歸初御史黃卷索珠商徐性善賕不盡應上章籍沒之應秋詈卷啓天子好利之端男子諸龍光奏訐李如松至荷枷大暑中應秋言一妄人上書何必置死地時詞臣率優游養望應秋獨好譏評時事以此取忌竟被黜歸數年卒崇禎時贈禮部侍郎謚文節子同升字晉卿師同里鄒元標崇禎十年殿試第一莊烈帝問年幾何對曰五十有一帝曰若尚如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

楊嗣昌奪情入閣何楷林蘭友黃道周言之俱獲罪同升抗疏言曰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豈以中外交訌冀得一效拯我蒼生聖明用心亦甚苦矣都人籍籍謂嗣昌縗經在身且入閣非金革比臣以嗣昌必且哀痛惻怛上告君父辭免綸扉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夫人有所不忍而後能及其所忍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臣以嗣昌所忍覘其所爲知嗣昌心失智短必不能爲國建功何也成天下之事在乎志勝天下之任在乎氣志敗氣餒而能任天下事必無是理伎倆已窮苟且富貴兼樞部以重綸扉之權借綸扉爲解樞部之漸和議自

專票擬由己與方一藻高起潛輩扶同罔功掩敗爲勝
歲糜金繒養患邊圉立心如此獨不畏堯舜在上乎曩
自陛下切責議和而嗣昌不可以爲臣今一旦忽易墨
縗而嗣昌不可以爲子若附和黨比緘口全軀嗣昌得
罪名教臣亦得罪名教矣疏入帝大怒謫福建按察司
知事移疾歸廷臣屢薦將召用而京師陷福王立召起
故官不赴明年五月南都不守江西郡縣多失同升攜
家將入福建止雩都與楊廷麟謀興復唐王加同升祭
酒同升乃入贛州偕廷麟籌兵食取吉安臨江加詹事
兼兵部左侍郎同升已羸疾日與士大夫講忠孝大節

聞者咸奮以廷麟請撫南贛十二月卒於贛州

唐文獻字元徵華亭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一授修撰歷詹事沈一貫以妖書事傾尚書郭正域持之急文獻偕其僚楊道賓周如砥陶望齡往見一貫曰郭公將不免人謂公實有意殺之一貫跼蹐酹地若爲誓者文獻曰亦知公無意殺之也第臺省承風下石而公不早訖此獄何辭以謝天下一貫斂容謝之望齡見朱賡不爲救亦正色責以大義願棄官與正域同死獄得稍解然文獻等以是失政府意久之拜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初文獻出趙用賢門以名節相矜許同年生給事中

李沂劾張鯨被廷杖文獻掖之出資給其湯藥荆州推官華玨忤稅監逮下詔獄文獻力周旋得無死掌翰林日當考察執政欲庇一人執不許卒官贈禮部尚書諡文恪楊道賓字惟彥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國子祭酒少詹事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事轉左改掌部事嘗因星變請釋逮繫知縣滿朝薦等又請亟舉朝講大典皆不報南京大水疏陳時政畧言宮中夜分方寢日旰未起致萬幾怠曠請夙興夜寐以圖治功時御便殿與大臣面決大政章疏及時批答毋輒留中及從內降帝優旨報聞皇太子輟講已四年道賓

極諫引唐宦官仇士良語爲戒其冬天鼓鳴道賓言天之視聽在民今民生顛躓無所赴愬天若代爲之鳴宜急罷礦使更張闕政以和民心帝不聽踰年卒官贈禮部尚書謚文恪陶望齡字周望會稽人父承學南京禮部尚書望齡少有文名舉萬曆十七年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三授編修歷官國子祭酒篤嗜王守仁說所宗者周汝登與弟奭齡皆以講學名卒謚文簡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並封旨下騰芳爲書詣朝房投大學士王錫爵畧言公欲暫承上意巧借封王轉作册立然恐

王封既定大典愈遲他日公去而事壞罪公始謀何辭以解此不獨宗社憂亦公子孫禍也錫爵讀未竟遽牽衣命坐曰諸人詈我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受教但我疏必親書謂子孫禍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公乃欲藉以自解異日能使天子出公手書示天下乎錫爵憮然淚下明日遂反並封之詔屢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埈善天埈險詖無行爲世所指名被劾去騰芳亦投劾歸時遂有顧黨李黨之目詔論朝士擅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年京察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太常少

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院旋拜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芳驟遷騰芳辭位熹宗不許竟以省母歸天啟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丁內艱加禮部尚書以歸魏忠賢惡騰芳與楊漣同鄉御史王際逵因論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遂削奪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條畫守禦多稱旨代何如寵掌部事卒官贈太子太保

蔡毅中字宏甫光山人祖鳳翔平陽同知父光臨洮同知毅中五歲通孝經父問讀書何爲對曰欲爲聖賢耳

萬曆二十九年第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時礦稅虐民
穀中取祖訓會典諸書禁戒礦稅者集爲二卷注釋以
上大學士沈鯉於穀中爲鄉先達與首輔沈一貫不相
能而温純參政河南器穀中於諸生至是爲都御史疏
侵一貫一貫疑出穀中手爲鯉地銜之遂用計典鐫秩
去起麻城丞旋以行人司副召擢尚寶丞移疾歸四十
五年以浮躁鐫秩天啓初大起廢籍補長蘆鹽運判官
屢遷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領祭酒事楊漣劾魏
忠賢得嚴旨穀中率其屬抗疏言學校者天下公議所
從出也臣正與諸生講爲君難一書忽接楊漣劾忠賢

疏合監師生千有餘人無不鼓掌稱慶乃皇上不下其奏於九卿而謂一切朝政皆親裁以奸璫爲忠代之受過合監師生無不捫心愁歎不已也臣惟三代以後漢隋唐宋諸君其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通鑑我朝列聖受權璫之害與處權璫之法載在實錄臣皆不必多言但取至近至親如武宗之處劉瑾神宗之處馮保二事願皇上遵之瑾在武宗左右言聽計從一聞諸臣劾奏夜半自起禽而殺之神宗臨御方十齡保左右扶持盡心竭力既而少作威福臺省劾奏未聞舉朝公疏神祖遂不動聲色而戍保於南京今忠賢無保之

功而極瑾之惡二十四罪無一不當悉究舉朝羣臣欲於朝罷跪以候旨忠賢遂要皇上入宮不禮羣臣今又欲於視學之日羣臣及太學諸生面叩陳請矣而皇上漫不經意數日以來但有及忠賢者留中不發如此蒙蔽其中寧可測哉乞將漣疏發九卿科道從公究問仰不加劉瑾之誅而以處馮保之法懲之則恩威並著與神祖媲美矣疏入忠賢戟手大詬毅中乃再疏乞歸不許已嗾其黨劾罷之毅中有至性四歲父病籲天請代公車時聞母喪一慟嘔血數升終喪斷酒肉不入內寢方母病盛夏思冰盂水忽凍廬居有紫芝白烏千鴉集

墓之異卒贈禮部尚書
公鼐字孝與蒙陰人曾祖奎躋湖廣副使父家臣翰林
編修鼐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屢遷
左諭德爲東宮講官進左庶子引疾歸光宗立召拜祭
酒熹宗進鼐詹事乃上疏曰近聞南北臣僚論先帝升
遐一事跡涉怪異語多隱藏恐因委巷之訛傳流爲湘
山之稗說臣竊痛焉皇祖在昔原無立愛之心祇因大
典遲回於是繳還冊立之後有三王並封之事憂危竑
議之後有國本攸關之事迨龐劉之邪謀張差之梃擊
而逆亂極矣臣嘗備員宮僚目睹狂謀孔熾以歸向東

宮者爲小人不向東宮者爲君子盡除朝士之清流陰翦元良之羽翼拔根引蔓干紀亂常至今追想猶爲寒心夫臣子愛君存其眞不存其僞今實錄纂修在即請將光宗事蹟别爲一錄凡一月間明綸善政固大書特書其有聞見異詞及宮闈委曲之玅用亦皆直筆指陳勒成信史臣雖不肖竊敢任之疏入不許天啓元年鼐以紀元甫及半載言官獲譴者至十餘人上疏切諫并規諷輔臣忤旨譙責尋遷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充實錄副總裁鼐好學博聞磊落有器識見魏忠賢亂政引疾歸初廷議李三才起用不決鼐颺言曰今封疆倚

重者多遠道未至三才猷略素優家近輦轂可朝發夕至也侍郎鄒元標趣使盡言以言路相持而止後御史葉有聲追論鼐與三才爲姻徇私妄薦遂落職閒住未幾卒崇禎初復官賜卹諡文介

羅喻義字湘中益陽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請假歸天啓初還朝歷官諭德直經筵六年擢南京國子祭酒諸生欲爲魏忠賢建祠喻義懲其倡者乃已忠賢黨輯東林籍貫湖廣二十人以喻義爲首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喻義性嚴冷閉戶讀書不輕接一客後見

中外多故將吏不習兵銳意講武事推演陣圖獻之帝
爲褒納以時方用兵而督撫大吏不立軍府財用無所
資因言武有七德豐財居其一正餉之外宜别立軍府
朝廷勿預知饗士賞功購敵皆取給於是又極陳車戰
之利帝下軍府議於所司令喻義自製戰車喻義復上
言按畝加派之害而以戰車營造職在有司不肯奉詔
帝不悅疏遂不行明年九月進講尚書撰布昭聖武講
義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語頗傷執政末陳
祖宗大閱之規京營之制冀有所興革呈稿政府溫體
仁不懌使正字官語喻義令改喻義造閣中隔扉詣體

仁體仁怒上言故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制及令删改反遭其侮惟聖明裁察遂下吏部議喻義奏辨日講官於正文外旁及時事亦舊制也臣展轉敷陳冀少有禆益體仁删去臣誠恐愚忠不獲上達致忤輔臣今稿草具在望聖明省覽吏部希體仁指議革職閒住可之喻義雅負時望爲體仁所傾士論交惜瀕行乞恩請乘傳帝亦報可家居十年卒

姚希孟字孟長吳縣人生十月而孤母文氏勵志鞠之稍長與舅文震孟同學並負時名舉萬曆四十七年進

士改庶吉士座主韓爌館師劉一燝器之兩人並執政遇大事多所咨決天啓初震孟亦取上第入翰林甥舅並持清議望益重尋請假歸四年冬還朝趙南星高攀龍等悉去位黨禍大作希孟鬱鬱不得志其明年以母喪歸甫出都給事中楊所修劾其爲繆昌期死黨遂削籍魏忠賢敗其黨倪文煥懼誅使使持厚賄求解希孟執而鳴之官崇禎元年起左贊善歷右庶子爲日講官三年秋與諭德姚明恭主順天鄉試有武生二人冒籍中式給事中王猷論之遂獲譴希孟雅爲東林所推韓爌等定逆案綠其議羣小惡希孟謀先之及華允誠劾

溫體仁閔洪學兩人疑疏出希孟手體仁遂借冒籍事修隙擬旨覆試黜兩生下所司論考官罪擬停俸半年體仁意未慊令再擬希孟時已遷詹事乃貶二秩爲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尋移疾歸家居二年卒

許士柔字仲嘉常熟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崇禎時歷遷左庶子掌左春坊事先是魏忠賢既輯三朝要典以光宗實錄所載與要典左乃言葉向高等所修非實宜重修遂恣意改削牴牾要典者崇禎改元燬要典而所改光宗實錄如故六年少詹事文震孟言

皇考實錄爲魏黨曲筆當改正從原錄時溫體仁當國

與王應熊等陰沮之事遂寢士柔憤然曰若是則要典
猶弗焚矣乃上疏曰皇考實錄總記於世系獨略皇上
娠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
也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此皆原錄備載而
改錄故削之者也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猶詳慎
如彼新錄之進在皇上御極之初何以率略如此使聖
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闇而不明缺而莫考其於
信史謂何疏上不省體仁令中書官檢穆宗總記示士
柔士柔具揭爭之曰皇考實錄與列聖條例不同列聖
在位久登極後事編年排纂則總記可以不書皇考在

位僅一月三后誕育聖躬皆在未登極以前不書之總記將於何書也穆廟大婚之禮皇子之生在嘉靖中故總記不載至於冊立大典編年未嘗不具載也皇考一月易世熹廟之冊立當書皇上之冊封獨不當書乎體仁怒將劾之爲同列沮止士柔復上疏曰累朝實錄無不書世系之例臣所以抉擿改錄正謂與累朝成例不合也孝端皇后皇考之嫡母也原錄具書保護之功而改錄削之何也當日國本幾危坤寧調護眞孝慈之極則顧復之深恩史官不難以寸管抹搬之此尤不可解也疏上報聞體仁滋不悅會體仁嫉劉孔昭劾祭酒倪

元璐因言士柔族子重熙私撰五朝注略將以連士柔士柔亟以注略進乃得解尋出爲南京國子祭酒體仁去張至發當國益謀逐士柔先是高攀龍贈官士柔草詔詞送內閣未給攀龍家故事贈官誥屬誥敕中書職掌崇禎初褒卹諸忠臣翰林能文者或爲之而中書以爲侵官崇禎三年禁誥文駢儷語至是攀龍家請給去士柔草制時數年矣主者仍以士柔前撰文進中書黃應恩告至發誥語違禁至發喜劾士柔降二級調用司業周鳳翔抗疏辯曰詞林故事閣臣分屬撰文或手加詳定或發竄改未有徑自糾參者也誥敕用寶歲有常

期未有十年後用實進呈吹求當制者也贈誥專屬中
書崇禎三年所申飭未有追咎元年之史官詆爲越俎
者也不報士柔尋補尚寶司丞遷少卿卒子琪詣闕辨
誣乃復原官贈詹事兼侍讀學士
顧錫疇字九疇崑山人年十三以諸生試南京魏國公
以女女之第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天
啓四年魏忠賢勢大熾錫疇偕給事中董承業典試福
建程策大有譏刺忠賢黨遂指爲東林兩人竝降調已
更削籍崇禎初召復故官歷遷國子祭酒疏請復積分
法禮官格不行錫疇復申言之且請擇監生爲州縣長

己請正從祀位次進士爲國子博士者得與考選帝竝
允行省親歸乞在籍終養母服除起少詹事進詹事拜
禮部左侍郎署部事帝嘗召對問理財用人錫疇退列
陳用人五失曰銓叙無法文網太峻議論太多資格太
拘鼓舞未至請先令用人之地一清其源精心鑒别隨
才器使一善也赦小過而不終廢棄二善也省議論而
專責成三善也拔異才而不拘常格四善也急奬勵而
寛督責五善也末極陳耗財之弊仍歸本於用人帝善
其奏楊嗣昌疏請撫流寇有樂天者保天下及善戰服
上刑語錫疇抗言此諸侯交鄰事稱引不倫與嗣昌大

忤嗣昌秉政諸詞臣多攻之嗣昌頗疑錫疇會駙馬都
尉王昺有罪錫疇擬輕典嗣昌搆之遂削其籍十五年
廷臣交薦召還御史曹溶給事中黃雲師復言其不當
用帝不聽起為南京禮部左侍郎福王立進本部尚書
時尊福恭王為恭皇帝將議廟祀錫疇請別立專廟俄
請補建文帝廟謚景皇帝廟號及建文朝忠臣贈謚並
從之東平伯劉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南京即以靖康二
年五月為建炎元年從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
元年錫疇言明詔已頒不可追改乃已時定大行皇帝
廟號為思宗忻城伯趙之龍言思非美稱援証甚核錫

疇亦以爲然疏請改定大學士高弘圖以前議自己出力持之遂寢溫體仁之卒也特諡文忠而文震孟羅喻義姚希孟呂維祺皆不獲諡錫疇言體仁得君行政最專且久其負先帝罪大且深乞將文忠之諡或削或改而補震孟諸臣庶天下有所勸懲報可遂諡諸人削體仁諡吏部尚書張愼言去位代者徐石麒未至命錫疇攝之時馬士英當國錫疇雅不與合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劾之遂乞祭南海去明年春御史張孫振力頌體仁功請復故諡遂勒錫疇致仕南都失守錫疇鄉邑亦破時方遭父喪間關赴閩唐王命以故官力辭不拜寓

居溫州江心寺總兵賀君堯撻辱諸生錫疇將論劾君堯夜使人殺之投屍於江溫人覓之三日乃得棺殮

贊曰吳山等雍容館閣敭歷臺省固所謂詞苑之鴻儒廟堂之歸望也要其守正自立不激不爭淳靜敦雅承平士大夫之風流槩可想見矣

明史卷二百十六終

明史卷二百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王家屏　陳于陛

沈鯉　于慎行

李廷機　吳道南

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預修世宗實錄高拱兄捷前爲操江都御史以官帑遺趙文華家屏直書之時拱方柄國囑稍諱家屏執不可萬曆初進修撰充日講官敷奏剴摯帝嘗斂容



受稱爲端士張居正寢疾詞臣率奔走禱祈獨家屏不
往再遷侍講學士十二年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甫踰
月命以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預機務去史官二年
即輔政前此未有也申時行當國許國王錫爵次之家
屏居末每議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隨越二年遭繼母憂
詔賜銀幣馳傳行人護行服甫闋詔進禮部尚書遣行
人召還抵京師三月未得見家屏以爲言請因聖節御
殿受賀畢發留中章奏舉行冊立皇太子禮不報復偕
同官疏請帝乃於萬壽節強一臨御焉俄遣中官諭家
屏奬以忠愛家屏疏謝復請帝勤視朝居數日帝爲一

御門延見自是益深居不出矣評事雒於仁進四箴帝
將重罪之家屏言人主出入起居之節耳目心志之娛
庶官不及知不敢諫者輔弼之臣得先知而預諫之故
能防欲於微渺今於仁以庶僚上言而臣備位密勿反
緘默苟容上虧聖明之譽下陷庶僚不測之威臣罪
大矣倘可一日立於聖世哉帝不懌留中而於仁得善
去十八年以久旱乞罷言邇年以來天鳴地震星隕風
霾川竭河涸加以旱潦蝗蝻疫癘札瘥調燮之難莫甚
今日況套賊跳梁於陝右土蠻猖獗於遼西貢市屬國
復鴟張虎視於宣大虛內事外內已竭而外患未休剝

民供軍民已窮而軍食未裕且議論紛紜罕持大體簿
書叢雜秪飾靡文綱維縱弛愒玩之習成名實混淆僥
倖之風啓陛下又深居靜攝朝講希臨統計臣一歲閒
僅兩覲天顏而已閒嘗一進瞽言竟與諸司章奏並寢
不行今驕陽爍石小民愁苦之聲殷天震地而獨未徹
九閽此臣所以中夜旁皇飲食俱廢不能自已者也乞
賜罷歸用避賢路不報時儲位未定廷臣交章請冊立
其年十月閣臣合疏以去就爭帝不悅傳諭數百言切
責廷臣沽名激擾指爲悖逆時行等相顧錯愕各具疏
再爭杜門乞去獨家屏在閣復請速決大計帝乃遣內

侍傳語期以明年春夏廷臣無所奏擾卽於冬間議行否則待踰十五歲家屏以口勑難據欲帝特頒詔諭立具草進帝不用復諭二十年春舉行家屏喜卽宣示外廷外廷歡然而帝意實猶豫聞家屏宣示弗善也傳諭詰責時行等合詞謝乃已明年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冊立儀注請帝復以爲激擾命止其事國執爭去時行被人言不得已亦去錫爵先以省親歸家屏遂爲首輔以國諫疏已列名不當獨留再疏乞罷不允乃視事家屏制行端嚴推誠秉公百司事一無所撓性忠讜好直諫冊立期數更中外議論紛然家屏深憂之力請踐大

信以塞口語消宮闈釁不報二十年春給事中李獻可等請豫教帝黜之家屏封還御批力諫帝益怒譴謫者相屬家屏遂引疾求罷上言漢汲黯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臾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每感斯言惕然內愧頃年以來九閽重閉宴安懷毒郊廟不饗堂陛不交天災物怪罔徹宸聰國計民生莫關聖慮臣備員輔弼曠職鰥官久當退避迺今數月間請朝講請廟饗請元旦受賀請大計臨朝悉寢不報臣犬馬微誠不克感回天意已可見矣至豫教皇儲自宜早計奈何厭聞直言槩加貶謫臣誠不忍明主蒙咈諫之名熙朝有橫

施之罰故冒死屢陳若依違保祿淟涊苟容汲黯所謂陷主不義者臣死不敢出此願賜骸骨還田里帝得奏不下次輔趙志皐亦爲家屏具揭帝遂責家屏希名託疾家屏復奏言名非臣所敢棄顧臣所希者陛下爲堯舜之主臣爲堯舜之臣則名垂千載沒有餘榮若徒犯顏觸忌抗爭債事被譴罷歸何名之有必不希名將使臣身處高官家享厚祿主愆莫正政亂莫匡可謂不希名之臣矣國家奚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爲悅阿諛取容許敬宗李林甫之姦佞無不可爲九廟神靈必陰殛臣豈特得罪於李獻可諸臣已哉疏入帝益不悅

遣內侍至邸責以徑駁御批故激主怒且託疾要君家屏言涉至親不宜有怒事關典禮不宜有怒臣與諸臣但知爲宗社大計盡言效忠而已豈意激皇上之怒哉於是求去益力或勸少需就大事家屏曰人君惟所欲爲者由大臣持祿小臣畏罪有輕羣下心吾意大臣不愛爵祿小臣不畏刑誅事庶有濟耳遂復兩疏懇請詔馳傳歸家屏柄國止半載又强半杜門以戇直去國朝野惜焉閱八年儲位始定遣官齎敕存問賚金幣年酒又二年卒年六十八贈少保謚文端熹宗立再贈太保任一子尚寶丞家屏家居時朝鮮用兵貽書經畧顧

養謙曰昔衞爲狄滅齊桓率諸侯城楚邱春秋高其義未聞遂與狄仇連諸侯兵以伐之也今第以保會稽之恥激厲朝鮮以城楚邱之功奬率將吏無爲主而爲客則善矣養謙不能用朝鮮兵數年無功其深識有謀皆此類也

陳于陛字元忠大學士以勤子也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萬曆初預修世穆兩朝實錄充日講官累遷侍講學士擢詹事掌翰林院疏請早建東宮十九年拜禮部右侍郎領詹事府事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敎習庶吉士奏言元子不當封王請及時冊立豫敎又請

早朝勤政皆不報又明年進禮部尚書仍領詹事府事于陛少從父以勤習國家故實爲史官益究經世學以前代皆修國史疏言臣考史家之法紀表志傳謂之正史宋去我朝近制尤可考眞宗祥符間王旦等撰進太祖太宗兩朝正史仁宗天聖間呂夷簡等增入眞宗朝名三朝國史此則本朝君臣自修本朝正史之明證也我朝史籍止有列聖實錄正史闕焉未講伏覩朝野所撰次可備採擇者無慮數百種倘不及時網羅歲月浸邈卷帙散脫耆舊漸凋事跡罕據欲成信史將不可得惟陛下立下明詔設局編輯使一代經制典章犂然可

攷鴻謨偉烈光炳天壤豈非萬世不朽盛事哉詔從之
二十二年三月遂命詞臣分曹類纂以于陛及尚書沈
一貫少詹事馮琦爲副總裁而閣臣總裁之其年夏首
輔王錫爵謝政遂命于陛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疏
陳親大臣錄遺賢獎外吏核邊餉儲將才擇邊吏六事
末言以肅皇帝之精明而末年貪黷成風封疆多事則
倦勤故也今至尊端拱百職不修不亟圖更始後將安
極帝優詔答之而不能用帝以軍政失察斥兩都言官
三十餘人于陛與同官申救至再又獨疏請宥俱不納
以甘肅破賊功加太子少保乾清坤寧兩宮災請面對

不報乞罷亦不許其秋二品三年滿改文淵閣進太子太保時內閣四人趙志皐張位沈一貫皆于陛同年生遇事無齟齬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于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二十四年冬病卒於位史亦竟罷贈少保謚文憲終明世父子爲宰輔者惟南充陳氏世以比漢韋平焉

沈鯉字仲化歸德人祖瀚建寧知府鯉嘉靖中舉鄉試師尚詔作亂陷歸德已而西去鯉策賊必再至急白守臣捕殺城中通賊者嚴爲守具賊還逼見有備去奸人倡言屠城將驅掠居民鯉請諭止之衆始定四十四年

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大學士高拱其座主又鄉人也旅見外未嘗以私謁神宗在東宮鯉爲講官嘗令諸講官書扇鯉書魏卞蘭太子頌以進因命陳大義甚悉神宗咨美遂蒙眷比即位用宮寮恩進編修旋進左贊善每直講舉止端雅所陳說獨契帝心帝亟稱之連遭父母喪帝數問沈講官何在又問服闋期命先補講官俟之萬曆九年還朝屬當輟講特命展一日示優異焉明年秋擢侍講學士再遷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進左侍郎屏絕私交好推轂賢士不使知十二年冬拜禮部尚書去六品甫二年至正卿素負物望時論不以爲驟

久之會典成加太子少保鯉初官翰林中官黃錦緣同
鄉以幣交拒不納教習內書堂侍講筵皆數與巨璫接
未嘗與交及官愈高益無所假借雖上命及政府指不
徇也十四年春貴妃鄭氏生子進封皇貴妃鯉率僚屬
請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許未幾復以爲言且請宥
建儲貶官姜應麟等忤旨譙讓帝既却羣臣請因詔諭
少俟二三年至十六年期已屆鯉執前旨固請帝復不
從鯉素鯁亮其在部持典禮多所建白念時俗侈靡稽
先朝典制自喪祭冠婚宮室器服率定爲中制頒天下
又以士習不端奏行學政八事又請復建文年號重定

景帝實錄勿稱郕戾王大同巡撫胡來貢議移祀北岳於渾源力駁其無據太廟侑享請移親王及諸功臣於兩廡毋與帝后雜祀進世廟諸妃葬金山者配食永陵諸帝陵祀請各遣官毋兼攝諸王及妃墳祝版稱謂未協者率請裁定帝憂旱步禱郊壇議分遣大臣禱天下名山大川鯉言使臣往來驛騷恐重困民請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屬致之罷寺觀勿禱帝多可其奏鄭貴妃父承憲為父請恤援后父永年伯例鯉力駁之詔畀葬貲五千金鯉復言過濫順義王妻三娘子請封鯉不予妃號但稱夫人眞人張國祥言肅皇享國久長由虔奉

元修所致勸帝效之鯉劾國祥詆誣導諛請正刑辟事亦寢秦王誼漇故由中尉入繼而乞封其弟郡王中貴爲請申時行助之鯉不可唐府違制請封妾子執不從帝並以特旨許之京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崇儉戒奢爲本且請減織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畿輔大侵請上下交修詞甚切帝以四方災敕廷臣修省鯉因請大損供億營建振救小民帝每嘉納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間於帝帝漸不能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鯉自是有去志而時行銜鯉不附已

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帝曰沈尚書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尚象劾之與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帝有意大用鯉微言沈尚書不曉人意有老宮人從子爲內豎者走告鯉司禮張誠亦屬鯉鄉人內豎廖某密告之鯉並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皆恚而去鯉卒屢疏引疾歸累推內閣及吏部尚書皆不用二十二年起南京禮部尚書辭弗就二十九年趙志皋卒沈一貫獨當國廷推閣臣詔鯉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朱賡並命屢辭不允明年七月

始入朝時年七十有一矣一貫以士心夙附鯉深忌之貽書李三才曰歸德公來必奪吾位將何以備之歸德鯉邑名欲風鯉辭召命也三才答書言鯉忠實無他腸勸一貫同心一貫由此并憾三才鯉既至即具陳道中所見礦稅之害他日復與賡疏論皆弗納楚假王被訐事起禮部侍郎郭正域請行勘鯉是之及奸人所撰續憂危竑議發一貫輩張皇其事令其黨錢夢皐誣奏正域鯉門生協造妖言并羅織鯉奸贓數事帝察其誣不問而一貫輩使邏卒日夜操兵圍守其邸已而事解復譖鯉詛咒鯉嘗置小屏閣中列書謹天戒恤民窮開言

路發章奏用大僚補庶官起廢棄舉考選釋寃獄撤稅
使十事而上書天啓聖聰撥亂反治八字每入閤輒焚
香拜祝之讒者遂指爲詛咒帝取入視之曰此豈詛咒
耶讒者曰彼詛咒語固不宜諸口賴帝知鯉深不之信
先是閣臣奏揭不輕進進則無不答者是時中外扞格
奏揭繁多寢不下鯉以失職累引疾求退奬諭有加卒
不能行其所請三十二年敘皮林功加太子太保尋以
秩滿加少保改文淵閣鯉初相卽請除礦稅居位數年
數以爲言會孝陵明樓災鯉語一貫賡各爲奏俟時上
之一日大雨鯉曰可矣兩人問故鯉曰帝惡言礦稅事

疏入多不視今吾輩冒雨素服詣文華奏之上訝而取
閱亦一機也兩人從其言帝得疏曰必有急事啓視果
心動然不爲罷明年長至一貫在告鯉赓謁賀仁德門
帝賜食司禮太監陳矩侍小璫數往來竊聽且執筆以
俟鯉因極陳礦稅害民狀矩亦戚然鯉復進曰礦使出
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盡矣恐於聖躬不利矩嘆息
還具爲帝道之帝悚然遣矩咨鯉所以補救者鯉曰此
無他急停開鑿則靈氣自復帝聞爲首肯一貫慮鯉獨
收其功急草疏上帝不懌復止然越月果下停礦之命
鯉力也鯉遇事秉正不撓壓於一貫志不盡行而是時

一貫數被論引疾杜門鯉乃得行閣事皇孫生詔赦天
下中官請徵茶蠟夙逋鯉以戾詔旨再執奏竟報寢帝
乳母翊聖夫人金氏其夫官都督同知歿請以從子繼
鯉言都督非世官乃已眞人張國祥謂皇孫誕生已有
祝釐功乞三代誥命且世襲詹事主簿鯉力斥其謬乃
賚以金幣帝惑中貴言將察核畿輔牧地諭鯉擬敕鯉
言近年以來百利之源盡籠於朝廷常恐勢極生變況
此牧地豈眞有豪右隱占新墾未科者奸民所傳未足
深信遂止雲南武弁殺稅使楊榮帝怒甚將遣官逮治
鯉具陳榮罪狀請誅爲首殺榮者而貸其餘乃不果逮

陝西稅使梁永求領鎮守事亦以鯉言罷遼東稅使高淮假進貢名率所統練甲至國門鯉中夜密奏其不可詔責淮而止時一貫雖稱疾杜門而章奏多即家擬旨鯉力言非故事鯉既積忤一貫一貫將去慮鯉在貽已後憂欲與俱去密傾之帝亦嫌鯉方鯁因鯉乞休遽命與一貫同致仕賡疏乞留鯉不報既抵家疏謝猶極陳怠政之弊以明作進規年八十遣官存問賚銀幣鯉奏謝復陳時政要務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謚文端于慎行字無垢東阿人年十七舉於鄉御史欲即鹿鳴宴冠之以未奉父命辭隆慶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萬曆初穆宗實錄成進修撰充日講官故事率以翰林大僚直日講無及史官者愼行與張位及王家屏沈一貫陳于陛咸以史官得之異數也嘗講罷帝出御府圖畫令講官分題愼行不善書詩成屬人書之具以實對帝悅嘗大書責難陳善四字賜之詞林傳爲盛事御史劉臺以劾張居正被逮僚友悉避匿愼行獨往視之及居正奪情偕同官具疏諫呂調陽格之不得上居正聞而怒他日謂愼行曰子吾所厚亦爲此耶愼行從容對曰正以公見厚故耳居正怫然愼行尋以疾歸居正卒起故官進左諭德日講如故時居正已敗侍郎邱

橓往籍其家愼行遺書言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顚沛可傷宜推明主帷蓋恩全大臣簪履之誼詞極懇摯時論韙之由侍講學士擢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掌詹事府尋遷禮部尚書愼行明習典制諸大禮多所裁定先是嘉靖中孝烈后升祔祧仁宗萬曆改元穆宗升祔復祧宣宗愼行謂非禮作太廟祧遷考言古七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劉歆王肅並以高曾祖禰及五世六世爲三昭三穆其兄弟相傳則同堂異室不可爲一世國朝成祖既爲世室與太祖俱百世不遷則仁宗以下必實歷六世而後三昭三穆始備孝宗與

睿宗兄弟武宗與世宗兄弟昭穆同不當各爲一世世宗升祔距仁宗止六世不當祧仁宗穆宗升祔當祧仁宗不當祧宣宗引晉唐宋故事爲據其言辨而覈事雖不行識者服其知禮又言南昌壽春等十六王世次既遠宜別祭陵園不宜祔享太廟亦寢不行十八年正月疏請早建東宮出閣講讀及冬又請帝怒再嚴旨詰責愼行不爲懾明日復言冊立臣部職掌臣等不言罪有所歸幸速決大計放歸田里帝益不悅責以要君疑上淆亂國本及僚屬皆奪俸山東鄉試預傳典試者名已而果然言者遂劾禮官皆停俸愼行引罪乞休章累上

乃許家居十餘年中外屢薦率報寢三十三年始起掌詹事府疏辭復留不下居二年廷推閣臣七人首慎行詔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再辭不允乃就道時慎行已得疾及廷謝拜起不如儀上疏請罪歸臥於家遂草遺疏請帝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數日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定慎行學有原委貫穿百家神宗時詞館中以慎行及臨朐馮琦文學爲一時冠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貢入太學順天鄉試第一萬曆十一年會試復第一以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遷祭酒故事祭酒每視事則二生共舉一牌詣前大書整齊嚴肅

四字蓋高皇帝所製以警師儒者廷機見之惕然故其立教一以嚴爲主久之遷南京吏部右侍郎署部事二十七年典京察無偏私嘗兼署戶工二部事綜理精密奏行軫恤行戶四事商困大蘇外城陵垣多所繕治費皆取公帑奇羨不以煩民召爲禮部右侍郎四辭不允越二年始受任時已進左侍郎遂代郭正域視部事會楚王華奎因正域發其餽遺書誣訐正域不法數事廷機意右楚王而微爲正域解大學士沈一貫欲藉妖書傾正域廷機與御史沈裕同官涂宗濬俱署名上趣定皦生光獄株連遂絕三十三年夏雷震郊壇旣率同列

條上修省事宜復言今日闕失莫如礦稅宜罷撤不報
其冬類上四方災異秦王誼漶由中尉進封其庶長子
應授本爵賁緣欲封郡王廷機三疏力持王遣人居間
廷機固拒特旨許之益府服內請封亦持不可廷機遇
事有執尤廉潔帝知之然性刻深亦頗偏愎不諳大體
楚宗人華趆以奏訐楚王撫按官旣擬奪爵錮高牆廷
機援祖訓謀害親王例議寘之死言路勢張政府暨銓
曹畏之不敢出諸外年例遂廢禮部主事聶雲翰論之
廷機希言路意中雲翰察典給事中袁懋謙劾之廷機
求退不允時內閣止朱賡一人給事中王元翰等慮廷

機且入輔數陰詆之三十五年夏廷推閣臣廷機果與焉給事中曹于汴宋一韓御史陳宗契不可相持久之卒列以上帝雅重廷機命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廷機三辭始視事元翰及給事中胡忻攻之不已帝爲奪俸以慰廷機已而姜士昌宋燾復以論廷機被黜羣情益憤廷機力辨求罷又疏陳十宜去帝慰諭有加明年四月主事鄭振先論賡十二罪并及廷機廷機累疏乞休杜門數月不出言者疑其僞數十人交章力攻廷機求去不已帝屢詔勉留且遣鴻臚趣出堅臥不起待命踰年乃屏居荒廟廷臣猶有繁言至四十

年九月疏已百二十餘上乃陛辭出都待命同官葉向高言廷機已行不可再挽乃加太子太保賜道里費乘傳以行人護歸居四年卒贈少保謚文節廷機繫閣籍六年秉政止九月無大過言路以其與申時行沈一貫輩密相授受故交章逐之輔臣以齮齕受辱屏棄積年而後去前此未有也廷機輔政時四川巡撫喬璧星銳欲討鎮雄安堯臣與貴州守臣持議不決廷機力主撤兵其後卒無事議者稱之閩人入閣自楊榮陳山後以語言難曉垂二百年無人廷機始與葉向高並命後周如磐張瑞圖林釬蔣德璟黃景昉復相繼云

吳道南字會甫崇仁人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授編修進左中允直講東宮太子偶旁矚道南卽輟講拱竢太子爲改容歷左諭德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又因災異言貂璫斂怨乞下詔罪己與天下更新皆不報尋請追謚建文朝忠臣京師久旱疏言天下人情鬱而不散致成旱災如東宮天下本不使講明經術練習政務久寘深闈聰明隔塞鬱一也法司懸缺半載讞鞫無人囹圄充滿有入無出愁憤之氣上薄日星鬱二也內藏山積而閭閻半菽不充曾不發帑振救坐

視其死亡轉徙鬱三也纍臣滿朝薦卞孔時時稱循吏因權璫搆陷一繫數年鬱四也廢棄諸臣實堪世用一斥不復山林終老鬱五也陛下誠渙發德音除此數鬱不崇朝而雨露遍天下矣帝不省道南遇事有操執明達政體朝鮮貢使歸請市火藥執不予土魯番貢玉請勿納遼東議開科試士以巖疆當重武格不行父喪歸服闋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與方從哲並命三辭不允久之始入朝故事廷臣受官先面謝乃涖任帝不視朝久皆先涖任道南至不獲見不敢入直仝官從哲爲言帝令先視事道南疏謝居數日言臣

就列經句僅下瑞王婚禮一疏他若儲宮出講諸王豫教簡大僚舉遺佚撤稅使補言官諸事廷臣舌敝以請者舉皆杳然豈陛下簡置臣等意帝優詔答之卒不行迨帝因梃擊之變召見羣臣慈寧宮道南始得面謝自是不獲再見織造中官劉成死遣其黨呂貴往護貴嗾奸民留已督造中旨許之命草敕道南偕從哲爭且詢疏所從進請永杜內降弗聽鄱陽故無商稅中官爲稅使置關湖口征課道南極言傍湖舟無所泊多覆沒請罷關勿征亦不納道南輔大政不爲詭隨頗有時望歲丙辰偕禮部尚書劉楚先典會試吳江舉人沈同和者

副都御史季文子目不知書賄禮部吏與同里趙鳴陽聯號舍其首場七篇自坊刻外皆鳴陽筆也榜發同和第一鳴陽亦中式都下大譁道南等亟檢舉詔令覆試同和竟日搆一文下吏戍烟瘴鳴陽亦除名先是湯賓尹科場事實道南發之其黨側目御史李嵩周師旦遂連章論道南而給事中劉文炳攻尤力道南疏辨乞休頗侵文炳文炳遂極詆御史張至發助之道南不能堪言臺諫刼閣臣職也未有肆口嫚罵者臣辱國已甚請立罷黜帝雅重道南讁文炳外任奪嵩等俸御史韓浚朱堦救文炳復詆道南道南益求去杜門踰年疏二十

七上帝猶勉留會繼母訃至乃賜道里費遣行人護歸天啓初以覃恩即家進太子太保居二年卒贈少保謚文恪

贊曰傳稱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其王家屏沈鯉之謂乎廷機雖頗蒞物議然淸節不汙若于陛之世德愼行之博聞亦足稱羽儀廊廟之選矣

明史卷二百十七終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明史　58
作者=（清）张廷玉等奉敕纂修
页数=163
SS号=12460657
出版日期=1936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